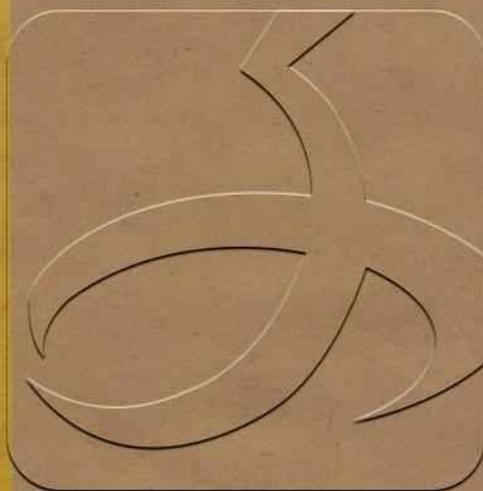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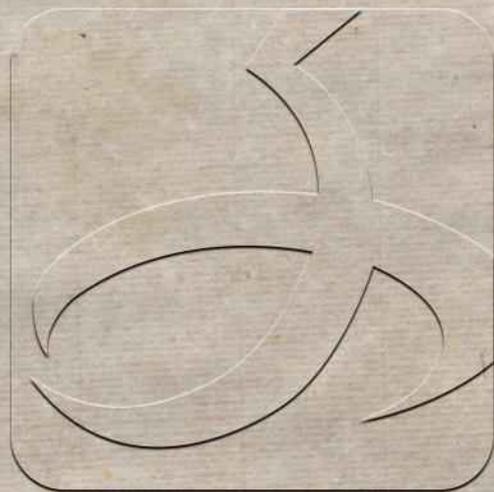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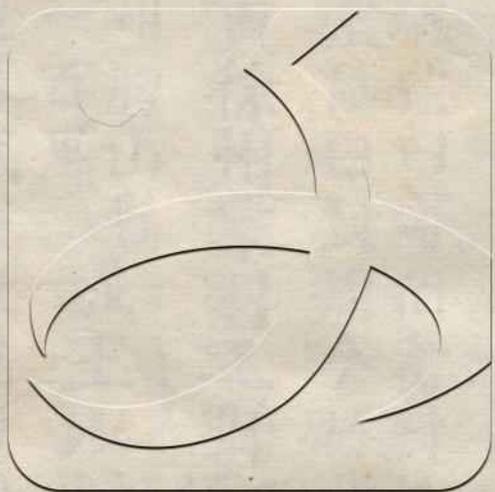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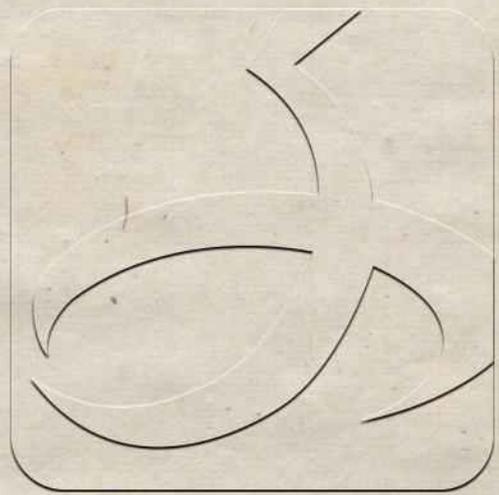
831.1/27
1032
218



部	類
共	冊
第	冊
編列	字 號

Inches
Centimetres
TIFFEN Color Control Patches
© The Tiffen Company, 2007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二十一

魯頌四之四

集傳魯少皞之墟

孔氏穎達曰昭十七年左傳云

左傳祝佗曰命伯禽封於少皞之墟是其文所出

也明堂位曰封周公於曲阜少皞之墟即曲阜也

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王氏應麟曰蒙山在沂州

在海州朐山縣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孔氏穎

記魯世家武王既克殷封周公旦於曲阜周公不

就封卒相成王使其子伯禽代就封於魯至歸政

之後成王乃大啓土宇合地方七百里

魯之封疆於是始定故據後定言之



平府沂密海等州。即其地也。

皇輿表襲慶府。今兗州府。東平府。今東平

州。沂州。今沂州。俱屬兗州府。密州。今諸城縣。屬青州府。海州。今寧海州。屬登州府。竝隸山東。

王以周公有大勲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

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為廟樂。

鄭氏康成曰。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

制典法之勲。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孔氏穎達曰。禮運。杞之郊也。禹。宋之郊也。契。是王者

之後。得郊。天。申命魯得郊。天子禮。周為王者之後。故孔子亦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也。王者之

後。而有頌者。正謂宋有商頌。解魯頌。所以得與商頌同稱頌之意也。其後又自作詩

以美其君。亦謂之頌。王氏炎曰。魯頌皆以美其君。與宗廟無預。其詩似用以燕

樂。此頌之變也。○嚴氏粲曰。周之衰也。風變而雅

頌亡。頌聲之息。前乎風雅之變矣。越桓莊僖惠至

襄而魯乃有頌。是故雅變而亡。頌亡而變。雅之亡

甚於變。頌之變甚於亡也。○朱氏公遷曰。以其皆

稱美頌禱之辭。故不謂之風。而謂之頌。舊說皆以為伯禽十九世孫

僖公申之詩。今無所考。獨閔宮一篇為僖公之詩

無疑耳。夫以其詩之僭如此。然夫子猶錄之者。蓋

其體固列國之風。孔氏穎達曰。各雖為頌。而體實國風。非告神之歌。○曹氏粹中

曰。今以其體觀之。分章斷句。實國風之流耳。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猶未純於天子之頌。若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

禮樂教化之遺意焉。則其文宜若猶可予也。况夫

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因其實而著之。而其

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掩者。亦春秋之法也。朱子曰

所以見其僭也。春秋書郊禘大雩雉門兩觀。猶是

意也。削之則沒其實矣。故其文予之。而實則不予

也。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為時王褒周公之

後比於先代。故巡守不陳其詩。而其篇第不列於

大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蘇氏轍曰。春

皆有變風。宋魯獨無風。有頌。鄭氏云。宋王者之後

魯。聖人之後。是以天子巡守。不陳其詩。所以禮之

也。或謂夫子有所諱而削之。則左氏所記當時列

國大夫賦詩。及吳季子觀周樂。皆無曰魯風者。其

說不得通矣。

集說 鄭氏康成曰。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

伯禽之法。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

其頌。○蘇氏轍曰。頌之為詩。本於其德而已。天子

有德於天下。則天下頌之。諸侯有德於其國。則國

人頌之。商周之頌。天下之頌也。魯人之頌。其國之

頌也。○范氏處義曰。魯頌之作。曰頌僖公。非告神

明也。曰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皆願之之辭。非成

功也。聖人思西周之盛。而不可得。幸而有僖公之

以得人心者又如此吾又何疑焉故詩有魯頌所以尊周也○魯頌之異於商周者四商周天下頌之魯國人頌之一也商周以告神明而魯用以燕樂二也商周子孫頌其先魯臣下頌其君三也商周多事實魯多頌禮四也○章氏俊卿曰頌之為體非徒天子用之諸侯之臣子凡所以祝頌其國者亦得而用之僖公比之諸侯則勤儉其時比之諸侯則小康其事則臣子之願心而非有諂畏此孔子所以取而錄之○黃氏佐曰魯之頌雖不皆於祀乎用之而其節奏必皆依頌成聲故得齒於商周而無嫌故曰夫子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夫雅頌得所於樂正之後非樂而何其審聲以配樂而不徒作也明矣以魯而廁商周是猶秦穆之誓上同湯武文侯之命參配傳說

駟

古榮反

牡馬

叶滿補反

在

古榮反

之野

叶上與反

薄言駟

者

叶章與反

有驕

戶橘反

有皇

有驪

力知反

有黃

以車彭彭

叶鋪郎反

思無疆思馬斯臧

集傳

賦也駟駟腹幹肥張貌

孔氏穎達曰腹謂馬肚幹謂馬脅肥張者充而張大

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

外謂之坳

鄭氏康成曰必牧於坳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坳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其

時則自肥健耳

驪馬白跨曰驪

孔氏穎達曰孫炎曰驪黑色也郭璞云跨髀閒也然則跨者所

跨據之處

黃白曰皇

孔氏穎達曰黃而雜白者名為皇

純黑曰驪

孔氏穎達曰月令孟

冬云駕鐵驪象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

黃驂曰黃

孔氏穎達曰驂

魯頌

者赤色謂黃彭彭盛貌毛氏萇曰有思無疆言其思之

深廣無窮也臧善也○此詩言僖公牧馬之盛朱氏公

言僖公牧馬之盛用序說也由其立心之遠故美之曰思無疆則思

馬斯臧矣衛文公秉心塞淵而騶牝三千亦此意也劉氏

瑾曰美文公之馬則言其騶而牝者有三千之衆美僖公之馬則言其駟而牡者有十六種之毛色蓋各極其

盛而言皆以見其國之殷富也

集說

毛氏萇曰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孔氏穎達曰首章言良馬朝祀所乘故云彭彭見其有力有容○蘇氏轍曰僖公推其誠心以治其國家其思慮無所不及以為不可徧舉故舉其

一曰思馬斯臧苟思馬而馬善則凡其思慮之所及未有不善者也○姚氏舜牧曰思無疆不專牧馬一節凡

公之君國子民盡人與物無不極其思慮而圖謀之遠真有無疆域之可限者即馬一節觀之而皆馴良可御

若隨所思而臧焉斯可見其略矣○徐氏常吉曰馬重駟駟言色特以驗其盛耳上思字就君國子民言下思

字就馬政修舉言

○駟駟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駟者有騶音佳有駟

有駟有駟以車伾伾符不反思無期思馬斯

才叶前西反

集傳

賦也蒼白雜毛曰騶

孔氏穎達曰雜毛是體有二種之色相閒雜上云黃白曰

皇黃駢曰黃。止二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者異。故不云雜毛也。黃白雜毛曰駟。孔

穎達曰。郭璞曰。赤黃曰駢。孔氏穎達曰。周人尚赤。而牲

今之挑華馬也。謂赤而微黃。其色辨明者。上云黃駢曰黃。是赤而微黃。青黑曰駢。孔

是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駢。是赤而微黃。青黑曰駢。孔

穎達曰。駢者。黑色之名。蒼駢曰駢。謂青而微黑。今之駢馬也。

疆也。才材力也。伍伍有力也。無期猶無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溥言駟者有駢。徒河有

駟有駢。有雜以車。釋釋。思無斃。思馬

斯作。

集傳 賦也。青驪驎曰驪。色有深淺。斑駁如魚鱗。今之連

錢驄也。許氏慎曰。青驪。白馬黑鬣曰駟。孔氏穎達曰。鬣

赤身黑鬣曰駟。孔氏穎達曰。駟為赤色。若身鬣俱赤。則駢馬。故赤身黑鬣曰駟。黑身白

鬣曰雜。釋釋不絕貌。黃氏一正曰。釋釋連屬。斃厭也。作

奮起也。何氏楷曰。作。即易震卦為作。足之作。謂奮迅而動作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此章言田馬。田獵尚疾。故言釋釋善走。

○駟駟牡馬。在坳之野。薄言駟者。有駟音有駟。

音遐叶有驪音有魚以車祛祛起居反思無邪叶祥余反

思馬斯徂。

集傳賦也。陰白雜毛曰駟。陰淺黑色。今泥驄也。彤白雜

毛曰駟。孔氏穎達曰。舍人曰。赤白雜毛。今赭馬。豪駟戶

反曰驪。豪在駟而白也。孔氏穎達曰。說文云。駟。駟也。郭

名。二目白曰魚。似魚目也。羅氏願曰。馬目欲得黃。又欲

則驚畏。驚畏。馬之大祛祛。彊健也。徂行也。何氏楷曰。以

可以策逐而行也。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蓋詩

之言美惡不同。或勸或懲。皆有以使人得其情性之正。

朱子曰。如正風雅頌等語。可以起人善心。如變風刺淫

等詩。可以使人知戒懼。人讀好底詩。固是知勸。若讀不

好底詩。便知得此心不可如此。所以讀詩者。便思無邪

也。蓋詩之功用如此。○所謂得情性之正者。情性是貼

思字。正是貼無邪字。然其明白簡切。通於上下。未有若此言者。故

特稱之以為可當三百篇之義。以其要為不過乎此也。學。者誠能深味其言。而審於念慮之間。必使無所思而

次定詩經傳說彙纂

卷二十一

魯頌

七

王氏安石曰。思無邪。

一出於正。○彭氏執中曰。夫子教人學詩之法。思無邪。一言。乃學者之樞要也。○劉氏瑾曰。詩之為教。無非使人得其情性之正。然就詩經而指其要。以示人。則惟思無邪之語。既明白簡切。而足明各詩之直指。又通於上下。而足該衆詩之全體。比於其他詩詞。則多微婉。而或不能明白簡切。各言一事。而或不能通於上下。故夫子獨稱思無邪之一言。以示學詩者守約施博之道。誠意正心之方也。○王氏守仁曰。思無邪一言。豈特三百篇六經只此一言。便可該貫。以至窮古今天下聖賢的語。思無邪一言。也可該貫。此外更有何說。此是一了百當的功。蘇氏曰。昔之為詩者。未必知此也。孔子讀詩至此。而有合於其心焉。是以取之。蓋斷章云爾。梁氏益曰。左襄二十八年。盧蒲癸曰。賦詩斷章。言賦詩者。但取其一章為義。斷取其一章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此章言駑馬。主以給官中之役。貴其肥壯。故曰祛祛強健也。

總論

呂氏大臨曰。僖公修牧馬之政。以誠心行之。故言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斁。思無邪。馬之所以臧才。作

徂者。其效也。古之賢君。誠心以行善政。其效皆若此。非獨牧馬而已。○范氏處義曰。每章言牡。蓋馬以牡為善也。每章言薄言駟者。謂馬之善不止是也。其品固多矣。言馬之善而繼之以思。則僖公蓋嘗精思而後得此也。馬之臧也。馬之才也。馬之作也。馬之徂也。皆有以致之。而原於一心之思慮。以見處事無不曲當。其效自如此也。○許氏謙曰。每章之意。惟在第七句。無疆者。廣大也。無期者。不苟於近利也。無斁者。持之能久也。惟所思者如此。故久而有富盛之效。其富盛非特馬也。因馬可以見其他爾。然思之無疆無期無斁。猶未知其所思者當耶否耶。至其卒章辭曰。思無邪。則見其心之正。取於民者有制。其富盛皆所當得。非培克苛斂以致之者也。○

朱氏公遷曰。問國君之富。數馬以對。故詩人以之頌美其君如此。○鄧氏元錫曰。魯頌首駟。重本也。思無邪。政本也。思無疆。無期則大。無斁則久。無邪則貞。○鄒氏泉曰。各章上思字。汎就平日立心言。下思字。則思及於馬。凡畜之而不枉其性。用之而不窮其力。食之而必以其道。策之而曲盡其材。皆是也。

駟四章章八句

集說

朱氏謀璋曰。魯政多矣。獨舉考牧一事。軍國之所重也。○沈氏萬鈞曰。孔子曰。魯衛之政。兄弟也。蓋憫其衰亂之相似也。夫憫其衰亂之相似。則豈不喜其興復之相侔乎。是故魯之駟牡。揚於頌衛之駟。牝衷於風。

有駟

蒲必反

有駟駟彼乘

繩證反

黃風夜在公。在公明

明。

叶謨郎反

振振鷺鷥于下

叶後反

鼓咽咽

烏玄反

醉言舞

于胥樂

音兮各

集傳

興也。駟馬肥強貌。

許氏慎曰。馬飽也。○郝氏敬曰。重言有駟者。非一馬也。明

明辨治也。

歐陽氏修曰。明明修明其職也。○朱氏公遷曰。辨則不雜。治則不亂。道燕飲而先之以風

夜明明。蓋勤勞治理。以其餘暇為樂耳。

振振羣飛。貌鷺鷥羽。舞者所持。或

坐或伏。如鷺之下也。

陸氏佃曰。鷺之集。每至水面數尺。則必低徊。少盤其勢。與飛之時。徑

起特異。蓋其天性舞而後下也。

咽與淵同。陸氏德明曰。鼓聲之深長也。咽本又作淵。

毛氏萇曰。咽咽鼓節也。○孔氏穎達曰。或曰。鷺亦興也。燕禮以樂助勸。故以鼓節之咽咽然。

毛氏萇曰。鷺以興潔白之士。○鄭氏康成曰。潔白之士。羣集於君之朝。君以禮樂與之飲酒。○歐陽氏修曰。振鷺取其能自修潔。胥相也。醉而起舞以相樂也。鄭氏康成曰。至翔集有威儀也。○此燕飲而頌禱之詞也。劉氏

瑾曰。此為燕飲之詩。唯卒章自今以始以下。則頌禱之詞也。

集說

曹氏粹中曰。魯之羣臣乘其駃然壯健之馬來朝。夙夜在於公所而不敢懈。○輔氏廣曰。駃彼乘黃。恐是指來燕者所乘之馬。故因以起興。在公明明。所謂精白一心以承休德也。

○有駃有駃。駃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

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集傳

興也。鷺于飛舞者。振作鷺羽如飛也。

集說

毛氏萇曰。言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孔氏穎達曰。臣禮朝朝暮夕。不當常在君所。今閒暇無事。而夙夜在公。是臣有餘敬也。君之於臣。饗燕有數。今以無事之故。即與之飲酒。是君有餘惠也。○曹氏粹中曰。上章醉言舞。以樂成之也。此章醉言歸。以禮節之也。○季氏本曰。在公飲酒。相導以和也。明明在其中矣。醉言歸。止而不過之意。○何氏楷曰。酒以成禮。不繼以淫。此之謂能樂。

○有駃有駃。駃彼乘駟。夙夜在公。在公載

燕。自今以始。歲其有。君之有穀。詒孫子。

于胥樂兮。

集傳

興也。青驪曰駟。今鐵驄也。

孫氏炎曰：色載則也。有青黑之間。

有年也。

孔氏穎達曰：春秋書有年者，謂五穀大熟，豐有之年。穀善也。或曰：祿也。何氏

楷曰：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使歲歲豐，詒遺也。何氏登家給人足，是即君子之享有天祿也。詒，遺也。楷曰：詒，通作貽。說文云：贈遺也。頌禱之辭也。朱氏公遷曰：頌禱則願之之意。本曰：古公好畝，時年

意。鄭氏康成曰：君臣相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其善道得矣。復何為哉？若自此年穀常登，子孫相承，力於為善，則無疆之休也。○輔氏廣曰：自今以始，歲其有，為庶民之慮切矣。君子有穀，詒孫子，為後世之慮深矣。此可謂善頌善禱也。○黃氏佐曰：豐年而繼於後，則常有以

意。

集說

鄭氏康成曰：君臣相樂，則陰陽和而有豐年。其善道得矣。復何為哉？若自此年穀常登，子孫相承，力於為善，則無疆之休也。○輔氏廣曰：自今以始，歲其有，為庶民之慮切矣。君子有穀，詒孫子，為後世之慮深矣。此可謂善頌善禱也。○黃氏佐曰：豐年而繼於後，則常有以

需國用而贍民生，善道而傳於後，則常有以固人心而承天命。

總論

范氏處義曰：始言在公明明，則明足以善其職。中言飲酒，卒言載燕，既善其職，則朝廷無事。君臣相與飲酒而宴樂耳。始言舞，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終言歸，既醉而出，並受其福也。上二章醉而舞，醉而歸，一時之樂耳。末若卒章入臣稱願，歲歲有年，君子之穀

詒孫子，其樂為無窮，不止於一時也。○姚氏舜牧曰：詩本燕飲，而章內都著夙夜在公句，首章更著在公明明句，見君臣之所先圖者，在國家之幾務，政有餘暇，然後

燕以樂耳。

樂耳。

有駟三章章九句

集說

鄧氏元錫曰：有駟，有小雅慈惠之心焉。上下交，則和而安。

思樂音洛泮音半水薄采其芹其斤反魯侯戾止言觀

其旂叶其斤反其旂棨棨蒲害反鸞聲噦噦呼會反無小無

大從公于邁

集傳賦其事以起興也思發語辭也泮水泮宮之水也

諸侯之學鄉射之宮謂之泮宮毛氏萇曰天子辟廱諸侯泮宮其東西

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辟廱故曰泮水而宮亦

以名也鄭氏康成曰辟廱者築土繼水之外圓如璧四方來觀者均也泮之言半也半水者蓋東西門

以南通水北無也○孔氏穎達曰北無水者下天子耳芹水菜也嚴氏粲曰戾至

也毛氏萇曰戾來也棨棨飛揚也錢氏文子曰棨棨草葉多貌旂下垂如葉之多也噦

噦和也毛氏萇曰噦噦言其聲也○孔氏穎達曰言其車服得宜行趨中節也○王氏安石曰觀其旂

其物棨棨而有容聽其鸞其聲噦噦而有節此飲於泮宮而頌禱之詞也劉

瑾曰首章本其始而言魯侯與其衆至泮宮也三章以後然後言飲酒頌禱之事

集說李氏樛曰菁莪以莪喻人才豐水有芑以芑喻人才此詩言薄采其芹薄采其藻薄采其芣皆是言

僖公能育人才也國人無長無幼皆從公而往以見國人從僖公之樂也漢明帝開辟廱冠帶縉紳之人園橋

門而觀聽者蓋億萬計今僖公修泮宮而從之者多宜矣○嚴氏粲曰稱其儀物之美者喜其來至之辭如所

謂聞車馬之音見羽旄之美舉欣欣然有喜色也○何氏楷曰興意在大小從公二句教不擇人苟有其材皆

可以取而成就之猶采菜者之不廢夫芹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藻。魯侯戾止。其馬蹻蹻。居表

反。其馬蹻蹻。甘至音昭昭。叶之載色載笑。匪怒伊

教。

集傳 賦其事以起興也。蹻蹻盛貌。毛氏萇曰其馬蹻蹻言彊盛也。色和

顏色也。毛氏萇曰色溫潤也。

集說 李氏樛曰。教人而至於有所怒。是非所謂樂育人材也。惟其匪怒伊教。此其所以為善育人材歟。以

國人之從公于邁。其喜觀之如此。僖公至泮水。又且和顏悅色。其樂教人又如此。上下各盡其樂。則泮水之中。

風化之盛可知矣。○黃氏樛曰。芹藻微物也。而樂之有節。所樂者在僖公。而寓於芹藻也。樂心一生。則烏可已。觀其旂則樂其葭葭。聞其鸞則樂其歲歲。見其馬則樂其蹻蹻。人之樂之也如此。僖公何以得此於魯人哉。載色載笑。即之也。溫匪怒伊教。循循善誘。僖公之育才可見矣。○輔氏廣曰。其音昭昭。集傳遺此一句解。鄭氏謂僖公之德音者是也。故下面說載色載笑。匪怒伊教。以見善於教人。載色載笑。王氏以為洪範所謂而康而色者。亦是也。○劉氏瑾曰。言魯侯至泮而和其笑語也。

○思樂泮水。薄采其茆。叶謨魯侯戾止。在泮飲

酒。既飲旨酒。永錫難老。叶魯順彼長道。叶徒屈此

羣醜。

集傳賦其事以起興也。茆，薺也。葉大如手，赤圓而滑。

江南人謂之蓴菜者也。陸氏璣曰：茆與蓴菜相似。或謂之木薺。諸陂澤水中皆有。長

道猶大道也。屈服，醜衆也。孔氏穎達曰：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收斂此醜衆人民。○王

氏安石曰：順從此君子之長道，而屈服此魯國之羣衆也。此章以下，皆頌禱之詞也。

集說輔氏廣曰：此章言在泮飲酒，則是在泮宮燕飲矣。自此而下，皆頌禱之辭。首祈其壽考，次祈其功業。

亦可謂善頌善禱矣。長道，謂長久之道也。其曰羣醜，雖曰羣衆，便已含淮夷在其中。○朱氏善曰：三章教畢而燕，賢者樂告以善道，內治益修，遠人自服也。○季氏本曰：永錫難老，欲其久於敷教，以致治安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

文允武，昭假烈祖，靡有不孝，自求伊祜。音五反

集傳賦也。昭，明也。假，與格同。烈祖，周公魯公也。

集說李氏樛曰：民之所以則之者，非在於空言，亦以僖公內焉能慎其明德，外焉能慎其威儀，民所以慕

其德而化之也。凡所行之事，無不盡其孝，故福祿是魯侯之福祿，乃自求之也。○范氏處義曰：此章專頌僖公之德，為下四章服淮夷張本也。雖曰頌之，亦有規意。蓋謂非有德不足以服人也。○輔氏廣曰：威儀者，君德之符。文武者，君德之備也。○黃氏佐曰：敬德，欲存養省察無間也。敬儀，欲動容周旋中禮也。文武兼資，所以昭假乎烈祖。所謂靡有不孝也。自求伊祜，即永言配命，自求多福之意。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叶蒲

北反 矯矯虎臣。在泮獻馘。

古獲反。叶况壁反。

淑問如皋陶。

叶夷。

周反 在泮獻囚。

集傳

賦也。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也。

孔氏穎達曰。馘臨陣格殺

之而取其耳也。

淑善也。問訊囚也。囚所虜獲者。

孔氏穎達曰。生執而係虜之。則所謂執訊者也。

所謂執訊者也。

蓋古者出兵受成於學。

鄭氏康成曰。定兵謀也。

及其反也。

設奠於學。而以訊馘告。

鄭氏康成曰。釋菜奠幣。禮先師也。訊馘所生獲斷耳者。○孔氏

穎達曰。以生獲解訊。以斷耳解馘。

故詩人因魯侯在泮而願其有是功也。

朱子曰。或謂僖公未嘗有淮夷之功。而疑此詩之妄。蓋未嘗深考此詩乃頌禱之辭。冀其有是功耳。

集說

孔氏穎達曰。所馘者是不服之人。須武臣之力。當殺其人而取其耳。而使武臣如虎者獻之所囚者。

服罪之人。察獄之吏。當受其辭而斷其罪。故使善聽獄如皋陶者獻之。○李氏樗曰。古者建學校。養人材。在此飲酒。在此受成。在此獻功。在此則學校之制。不為虛設也。鄭之鄉校。以議執政之善否。則是學校之建。其有補於風化多矣。○范氏處義曰。此後四章。皆言服淮夷之事。詩意欲歸功於學校。見僖公能明其德。故知以修學校為先。泮宮既修。已足服淮夷矣。况有虎臣以征伐。又有善折獄如皋陶者。則僖之服淮夷為可信矣。○嚴氏

粲曰。詩人因其修泮宮。可以為獻功之地。而頌禱之耳。自此以下。皆然。非有實事也。○劉氏瑾曰。願魯侯以德服人。而獻功於學也。○鄒氏泉曰。有事官室。便是興作。修亦作也。如闕宮修廟。亦曰奚斯所作。可見作泮如何。便服淮夷。蓋泮宮者。所以講學行禮興賢。育才。而出兵受成。釋奠獻功。亦於斯也。

魯頌

卷二十一

七

魯頌

七

○濟濟子禮反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他歷反彼

東南叶尼反烝烝皇皇不吳音話不揚不告于訕音凶在

泮獻功。

集傳賦也廣推而大之也德心善意也狄猶邊也陸氏

曰狄遠也。○王氏安石曰攘而東南謂淮夷也。孔氏穎

夷在魯烝烝皇皇盛也。爾雅烝烝作也。○郭氏璞曰物

竝進而向敵也烝烝然不吳嚴氏粲曰不揚嚴氏粲曰

肅也不告于訕師克而和不爭功也。鄭氏康成曰訕訟

告於治訟之官者。○李氏樗曰征伐有交爭者必告於治獄之官左傳穿封戌與公子圍爭囚是也。

集說蘇氏轍曰言其羣臣無忿狃之心故於其征淮夷而逃遠之於東南也雖烝烝其衆皇皇其大未嘗

有謹譁輕揚相告於訟者是以能成功而還獻之於泮宮。○李氏樗曰人心惟其洪厚未嘗偏躁所以廣也心

廣故往征伐也則桓桓然有威武逃遠淮夷於東南不

得虔劉我邊陲。○劉氏理曰願公之臣皆有才德以立功也。○朱氏善曰祖茲淮夷徐戎竝興見於費誓之書

則淮夷之為魯患自伯禽受封之時而已然矣故詩人頌禱其君必至於逃彼東南而後可以無愧於烈祖伯禽焉。

○角弓其觶音求東矢其搜色雷反戎車孔博徒御無

斃叶弋反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叶宜反式固爾猶淮夷

魯頌 六

卒獲

叶黃郭反

集傳

賦也。射弓健貌。

鄭氏康成曰。言持弦急也。

五十矢為束。或曰百

矢也。

孔氏穎達曰。荀卿論兵云。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十箇是一弩。用五十矢。大司寇云。入束矢於朝。注云。古者一弓百矢。鄭以尚書及左傳所言賜諸侯弓矢者。皆云彤弓一。彤矢百。以一弓百矢。故謂束矢當百箇。而在軍之禮。重弓以備折。壞。或亦分百矢為兩束。

折。壞。或亦分百矢為兩束。

搜矢疾聲也。

孔氏穎達曰。搜為矢行之聲。言

勁且疾也。

博廣大也。無斃言競勸也。逆違命也。

王氏安石曰。孔淑不逆言

無復作慝。而順以服也。

蓋能審固其謀。猶鄭氏康成曰。堅固軍謀。度已之德。慮彼之罪。以

出兵。則淮夷終無不獲矣。

集說

輔氏廣曰。此章又願其器械修整。卒乘競勸。既勝淮夷。甚善而無有違命者。章末又致戒以為苟能

審固其謀。猶則淮夷豈終不可獲哉。以詩意觀之。是時魯國想必為淮夷所擾。而未有以勝之也。○劉氏瑾曰。願公之兵徒精好。謀慮審固。而終服淮夷也。○朱氏公遷曰。征伐之道。用武在下。發謀在上。智勇兼濟。成功可期。亦祝願之意也。

○翮彼飛鵙

反。吁。驕。

集于泮林。食我桑黹。

尸。荏。

懷我

好音。憬

九。永。反。

彼淮夷。來獻其琛。

反。敕。金。

元龜象齒。大

賂南金。

集傳

興也。鴞。惡聲之鳥也。

嚴氏榮曰。解黹。桑實也。

許氏慎曰。

桑甚之。憬覺悟也。琛寶也。陸氏德明曰。舍元龜尺二寸。人云。美寶曰琛。

司馬氏遷曰。龜千歲。滿尺二寸。○孔氏穎達曰。漢書食貨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為寶。此言元龜龜之大者。故尺

二寸。賂遺也。鄭氏康成曰。大猶廣也。廣也。南金。荆揚之金也。賂者。賂君及卿大夫也。鄭氏

也。毛氏萇曰。南。謂荆揚也。○鄭氏此章前四句。與後四句。如行葦首章之例也。

句。如行葦首章之例也。

集說 尹氏焯曰。周原膾膾。堇荼如飴。美土可以變惡味。食我桑黹。懷我好音。美味可以變惡聲。○曹氏粹

中曰。傳曰。桑黹甘香。鴟鴞革響。是知鴟食桑黹。則其音變而美也。泮林有黹。鴟來食之。歸我好音。則淮夷被泮

宮禮義之化。其有不革面而柔服者哉。○李氏樛曰。集于泮林。喻淮夷慕泮宮之化也。懷我好音。喻淮夷之歸

於我。無有惡聲也。○輔氏廣曰。此章則遂願其既服淮夷之後。淮夷如是。來朝貢於魯。有是寶物之富。凡貢物

龜為前列。故先及之。○嚴氏粲曰。淮夷世為魯患。未必慕泮宮之化。詩人張言泮宮之美。以為淮夷亦將來慕

也。○劉氏瑾曰。卒章又願魯公常使淮夷順服而來獻也。

總論

劉氏瑾曰。朱子以作泮宮克淮夷之事。他無所考。故不質其為僖公之詩。而且以克服淮夷為頌禱

之詞。以愚考之。春秋不書常事。則夫作泮宮之事。十二公之經。固宜皆無所見也。至於僖公克服淮夷。雖亦不

見於春秋。而僖公十三年。嘗從齊桓會于鹹。為淮夷之病杞。十六年。嘗從齊桓會于淮。為淮夷之病鄆矣。但此

詩所言。不無過其實者。要當為頌禱之盜詞也。○鄭氏泉曰。此詩。見僖公建學育才。固足稱賢者。而魯人欲其修德服遠。蓋亦寓規戒之意。○黃氏一正曰。王制。諸侯天子命之教。然後為學。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

人君泣之以講學行禮。行禮有燕。故此燕飲作詩以頌之也。

泮水八章章八句

集說

王氏應麟曰。春秋時。急攻戰而緩教化。其畱意學校者。唯魯僖公能修泮宮。衛文公敬教勸學。他無聞焉。鄭有子衿城闕之刺。子產僅能不毀鄉校而已。

闕

筆位反

宮有恤

況域反

實實枚枚

赫赫姜嫄

音元

其德

不回。上帝是依。

叶音限

無災無害。彌月不遲。

叶陳同反

是

生后稷。降之百福。

叶筆力反

黍稷重

直龍反

穆

音六叶六直反

稂

徵力反

稗菽麥

叶訖力反

奄有下國

叶于逼反

俾民稼穡。有稷

有黍。有稻。有秬。

求許反

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象呂反

集傳

賦也。闕。深閉也。宮。廟也。

呂氏大臨曰。闕。宮。魯廟。非姜嫄廟也。○朱子曰。魯之

羣廟也。

恤。清靜也。實實。鞏固也。枚枚。礩密也。

孔氏穎達曰。枚枚者。細密

之意。故云礩密。晉語及書傳。說天子廟飾。皆云斲其材而礩之。加密石焉。是礩密之事也。○鄒氏泉曰。實實。言

下之盤基固也。枚枚。言上之結構密也。

時蓋修之。故詩人歌詠其事。以為

頌禱之詞。而推本后稷之生。而下及於僖公耳。

孔氏穎達曰。作

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於犬王文武。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

由。回。邪也。依。猶眷顧也。

毛氏萇曰。上帝是依。依其子孫也。

說見生民篇。

李氏樛曰。無菑無害。即生民所謂不圻不副也。彌月不遲。即生民所謂誕彌厥月也。先種曰種。後

種曰穉。孔氏穎達曰。重穆。植穉。生。奄有下國。封於郟也。

緒業也。禹治洪水既平。后稷乃播種百穀。孔氏穎達曰。禹能平水土。

稷能種穀。二者俱以利民。故謂之繼禹之事。稷之播種。種禹所治之地也。○范氏處義曰。論語曰。禹稷躬稼。謂

相因以成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姜嫄生子后稷。天神多與之福。以五穀終。覆蓋天下。使民知稼穡之道。言其不空生也。

堯時洪水為菑。民不粒食。天神多予后稷。以五穀。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之。於是天下大有。故曰繼禹之事也。

○劉氏瑾曰。首章推本僖公所奉之祖。上出於后稷也。○朱氏公遷曰。下國指郟言。下土則以天下言。稷止封

郟。而教民稼穡。則徧乎天下也。身親稼穡。而能繼大禹之功。此章專言后稷。○季氏本曰。此先言作廟之盡善。以見僖公崇重周公之意也。次述姜嫄生后稷之由。以推本周公相武王功業之所自始也。

○后稷之孫。實維大^音王。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

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叶

與無貳。無虞上帝臨女。^音敦^{都回}。商之旅。克咸

厥功。^{叶居}王曰叔父。^扶建爾元子。^{古反}俾侯于

魯。大啓爾宇。為周室輔。^扶

集傳 賦也。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

往之於是而王迹始著蓋有翦商之漸矣曾氏鞏曰大王蓋諸侯之

能與邦者本不必云肇基王迹也武王既有天下推其

寢盛之由故曰肇基王迹所謂實始翦商者始因肇王

迹之語而言之過耳朱子曰蓋有翦商之漸非謂大王有翦商之必也

趙氏順孫曰蔡節齋云大王雖未始有翦商之志然大王始得

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屈極也猶言窮極也

黃氏屈與無過爾躬之過字相同觀前徒之倒戈即大命之

過躬也徐氏光啓曰紂惡苟有絲毫未稔天命苟有

絲毫未絕武王必無絲毫變節之意惟虞慮也無貳無

致天命窮極則牧野之師不得不興矣虞慮也無貳無

虞上帝臨女猶大明云上帝臨女無貳爾心也鄭氏康

時之民皆樂武王之如是故戒之曰無有成曰其

二心也無復虞度也天視護汝至則克勝敦治之也

范氏處義曰謂攻治商紂如林之旅嚴氏粲曰謂治

而正之季氏本曰敦如敦琢之敦故訓曰治也咸同

也范氏處義曰十亂同心同德三千人如一心所謂咸

者如此郝氏敬曰上帝臨視天心順也三千同心

人心應也言輔佐之臣同有其功而周公亦與焉也季氏本

以一心而成功蓋為曰見其王成王也叔父周公也元子魯公

周公有大功發也伯禽也啓開字居也鄭氏康成曰謂

集說

鄭氏康成曰后稷大王文王亦周公之祖考也伐

紂周公又與焉故述之以美大魯范氏處義曰

上章言周之有國始於邠此章言周之王業始於岐也

翦商者武王也而曰實維大王何也蓋得乎邱民而可

以滅商者。自此基之爾。蓋古公遷岐。吳越春秋謂居三月成城郭。一年成邑。二年成都。而民五倍其初。則德化及於民。其勢固不可遏也。但遷岐在殷王小乙之時。後高宗立。傳說為相中興。在位五十九年。次祖庚。立七祀。次祖甲。二十八祀。而文王生。善稱祖甲不義。惟王知小人之依。能保惠庶民。不敢侮鰥寡。肆祖甲享國三十三年。自遷岐至文王之生。已九十餘年。古公壽百二十歲。則古公始終正居商令。王有道之世。翦商之志。何自而生耶。故傳止曰。蓋有翦商之漸。謂其國自此而漸大。真得詩人之旨矣。○朱氏公遷曰。言大王文武繼世而成業。伯禽以父而受封。魯之所以有國者如此。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叶獎龍旂承祀。叶養六轡耳耳。

春秋匪解。

音懈叶訖力反

享祀不忒。皇皇后帝。皇祖后

稷。享以騂犧。

虛宜虛何二反

是饗是宜。

牛奇牛何二反

降福既多。

章移當何二反

周公皇祖亦其福女。

音汝

律傳 賦也。附庸猶屬城也。

鄭氏康成曰。小國不能自達。庸以其有所附。然後有功於民。

於天子而附於大國也。

陳氏祥道曰。民功曰庸。謂之附也。○朱子曰。小國之地不足五十里者。因大國以姓名通。若春秋邾儀父之類是也。○問。顓臾亦魯附庸。在魯地七百里之中。從孟子百里之說。則魯安得七百里之地。曰。是禮記說封周公曲阜之地七百里。所謂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其勢必不止於百里。

上章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此乃

言其命魯公而封之也。莊公之子，其一閔公，其一僖公。

知此是僖公者。閔公在位不久，未有可頌，此必是僖公。

也。劉氏瑾曰：閔公名啓方，在位二年。耳耳，柔從也。春秋

錯舉四時也。鄭氏康成曰：春秋猶言四時也。○忒過差

也。范氏處義曰：此言僖成王以周公有大功於王室，故

命魯公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配以后稷。孔氏穎達曰：明堂位稱成

王以周公為有勲勞於天下，是以魯君祀帝於郊，配以

后稷。天子之禮也。是成王命魯郊天，亦配以后稷之事。○朱氏公遷曰：天子以冬至祭天，魯諸侯也不敢純用天子之禮，故用夏之正月。冬至，陽之始，正月，歲之始也。

牲用騂牡。毛氏萇曰：騂，赤犧，純也。○董氏仲舒曰：皇祖謂

羣公。劉氏瑾曰：上言皇祖，在后稷上，則是指后稷。此章

以後皆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國人稱願之如

此也。黃氏佐曰：格神獲福，皆是未。然事國人稱願之如此耳。

傳說

鄭氏康成曰：東，東藩魯國也。既告周公以封伯禽

之意，乃策命伯禽，使為君於魯，加賜以山川土田

及附庸，令專統之。王制曰：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附庸

則不得專臣也。皇皇后帝，謂天也。成王以周公功大，命魯郊祭天，亦配之以君祖后稷。其牲用赤牛，純色，與天子同也。天亦饗之，宜之多與之福。○孔氏穎達曰：明堂位云：魯君孟春乘大輅，載弧韜，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彼祀天之旂，建日月

之章。此龍旂。是宗廟之祭也。○李氏樛曰。春秋書郊多矣。大抵以為僭。而詩乃以為美。則知所美非美也。○輔氏廣曰。此章言封魯公之事。而遂以頌僖公之能奉祭祀。而願其祖享之。以膺受多福也。龍旂承祀。儀物之盛也。六轡耳耳。車馬之整也。春秋匪解。享祀不忒。僖公之誠也。○朱氏公遷曰。此章言魯公受封。子孫得以主祭。而僖公又善於致祭。如此。則格神受福。乃其必然也。○鄒氏泉曰。龍旂四句。是廟祭而致敬也。皇皇三句。是郊祭而致敬也。是饗二句。郊祭獲福也。周公二句。廟祭獲福也。先言廟祭者。時修廟也。郊祭獲福連言之者。蒙上文也。○韋氏調鼎曰。魯用天子禮樂。成王思周公之明德。大功而賜之也。劉氏謂惠公請之。出於呂覽。未可信也。

○秋而載嘗。夏而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

將七羊反毛魚薄交反載側吏反羹叶盧當反邊豆大房此下當脫一句

如鐘鼓嗶嗶之類萬舞洋洋。孝孫有慶。叶祛羊反俾爾熾而昌。

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

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集傳賦也。嘗。秋祭名。鄭氏康成曰。載始也。秋嘗而福衡

施於牛角。所以止觸也。周禮封人云。凡祭飾其牛牲。設

其福衡是也。鄭氏衆曰。所以福持牛也。○孔氏穎達秋

將嘗而夏福衡其牛。言夙戒也。朱氏公遷曰。預白牡。周

公之牲也。駢剛。魯公之牲也。白牡。殷牲也。周公有王禮。

故不敢與文武同。魯公則無所嫌。故用駢剛。孔氏穎達曰。公羊傳

云。周公用白牡。魯公用駢剛。說文云。牝特也。白牡。謂白特。駢剛。謂赤特也。○何氏楷曰。剛。通作牝。犧尊

畫牛於尊腹也。孔氏穎達曰。阮湛禮圖云。犧尊。飾以牛。於尊腹之上。畫為牛形。或曰尊。

作牛形。鑿其背以受酒也。王氏肅曰。太和中。魯郡於地

犧尊。以犧牛為尊也。○馮氏復京曰。宋蔡條云。徽宗崇尚古器。政和間。尚方所貯。盡三代冢墓中物。今博古圖

所載是也。其犧尊。正如王肅所言。全作牛形。開背受酒。則阮湛之言。殆憶度耳。毛魚。周禮封人

祭祀有毛魚之豚。注云。爛。許氏謙曰。似鹽。去其毛而魚

之也。斂切。肉也。羹。大羹。鉶羹也。孔氏穎達曰。以特牲土

故以此羹。兼二羹也。大羹。大古之羹。清。欽入。煮肉汁不和。鄭氏康

菜。盛之以登。爾雅。瓦豆。謂之登。貴其質也。鉶羹。肉汁之有菜和

者也。盛之。鉶器。故曰鉶羹。大房。半體之俎。足下有跗。如

堂房也。鄭氏康成曰。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下有橫。下

曰。周以房俎。注云。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閒。有似於堂

房。然知是半體者。周語云。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

飫。則有房烝。親戚燕饗。則有殺烝。全烝。謂全載。萬舞名。牲體。殺烝。謂體解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萬舞名。嚴氏祭曰。萬舞。文武二。震。騰。驚動也。曹氏粹中曰。不虧。舞之總名。解。見邶簡兮。如日常盈。不崩如

山常固。不震。如地常靜。不騰。如水常平。三壽未詳。鄭氏曰。三卿也。嚴氏祭

壽考之三卿為朋友。皆如岡陵之固。祝其君臣同慶也。或曰。願公壽與岡陵等而

為三也。鄭氏康成曰。此皆慶孝孫之辭也。曹氏粹中曰。俾爾熾昌以下。皆嘏辭。

集說 范氏處義曰。此章言僖公之受福。由祭之得禮。自

尸祝之言以報僖公也。劉氏瑾曰。此章專言僖公致

敬宗廟。而祝願其獲福壽也。姚氏舜牧曰。秋而載嘗

節專指闕宮之祭言。熾而昌。指其業所統承。壽而臧。指

其身所享受。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以下。又申言其熾而

臧處。昌壽而臧處。○公車千乘。繩證反。叶。朱英綠滕。徒登反。二矛重。直

反。弓。叶姑。弘反。公徒三萬。貝冑朱綬。息廉反。叶。朶徒增

增。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

熾。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

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

歲。省壽無有害。

集傳 賦也。千乘。大國之賦也。孔氏穎達曰。司馬法。成方

七百里。為車多矣。而云千乘者。坊記云。制國不過千

乘。然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為限。故云大國之賦千乘。成

方十里。出革車一乘。甲士三人。左持弓。孔氏穎達曰。左

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菽。樂伯在左而云左射。是左人持弓也。右持矛。

孔氏穎達曰。戰于鄆陵。左傳稱樂鉞為右。使人告子重曰。寡君乏使。使鉞御持矛焉。鐵之戰。衛太子為右。禱云。

蒯瞶不敢自佚。備持中人御。孔氏穎達曰。甘誓云。左不矛焉。是右人持矛也。攻于左。汝不共命。右不攻于右。汝不共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共。

命。既云左右。又別云御。是御在中央也。步卒七十二人。將重車者二十五人。

劉氏瑾曰。牛十二頭。駕重車在後。五人。樵汲五人。合二十五人也。

千乘之地。則三百十六里有奇也。朱氏倬曰。集傳據司馬法而言。魯之封域。錫之山川。土田附庸。豈儉於百里而已哉。

朱英所以飾矛。孔穎達曰。清人云。二矛重英。故云朱英矛。綠滕所以約弓。飾蓋絲纏而朱染之。以為矛之英飾也。

也。謂內弓於閉。以繩束之。此云滕。亦為約之以繩。二矛夷矛酋矛也。重弓備折壞也。

毛氏萇曰。重弓重於鬯中。器械之備也。李氏樗曰。凡此皆言

器械之備也。徒步卒也。三萬舉成數也。車千乘。法當用十萬人。而為步卒者七萬二千人。然大國之賦。適滿千乘。苟

盡用之。是舉國而行也。故其用之。大國三軍而已。孔氏曰。司馬法。兵車一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計千乘。有七萬五千人。則是六軍矣。與下公徒三萬數不合者。

二者事不同也。禮。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萬二千五百家為鄉。萬二千五百為軍。地官小司徒曰。凡起徒役。無過

家一人。是家出一人。鄉為一軍。此則出軍之常也。天子六軍。既出六鄉。則諸侯三軍。出自三鄉。下云公徒三萬。

魯頌

魯頌

魯頌

魯頌

自謂鄉之所出。非此千乘之眾也。此云公車千乘。自謂計地出兵。非彼三軍之事也。二者不同。故數不相合。朱氏公遷曰。公車千乘。國賦之常數。公徒三萬。則出軍之定數。三軍為車三百七十五

乘。三萬七千五百人。其為步卒。不過二萬七千人。舉其中而以成數言。故曰三萬也。

朱氏公遷曰。三軍總甲士一千一百二十五人。將重車者九千三百七十五人。共一萬

五百人。餘二萬七千人為步卒。曰。貝者。水蟲。甲有文章。貝胄。貝飾胄也。孔氏

謂兜鍪。以貝為飾。朱綬。所以綴也。朱氏公遷曰。綬綫也。以朱綫綴

貝而飾。增增眾也。李氏樛曰。眾之進。戎西戎狄北狄膺

當也。荆楚之別號。王氏應麟曰。春秋莊十年。舒其與國也。

鄭氏康成曰。舒。舒鳩。舒鄒。音了。本又作舒。庸之屬。○

王氏應麟曰。舒鳩。今無為軍巢縣。舒蓼。在安豐縣。舒庸。

東夷國。謂之羣舒。皆偃姓。孔氏曰。又有懲艾。孔氏穎達

龍舒。龍舒故城。在無為軍龍江縣西。懲艾。曰。懲艾皆

創。故為艾也。○章氏甫曰。彼入寇而承禦也。范氏處義

我當之為膺。我伐寇而彼畏之為懲。承禦也。曰。莫我敢

承者。莫敢。當我也。僖公嘗從齊桓公伐楚。故以此美之。鄭氏康

慶僖公勇於用兵。討有罪也。○孔氏穎達曰。僖四年經

書公會齊侯等。侵蔡。蔡潰。遂伐楚。羣舒是楚之與國。故

連言荆舒。其伐戎狄則無文。○李氏樛曰。泮水美僖公

能服淮夷。皆無是事而美之。則膺戎狄。懲荆舒。未必不

如其服淮夷也。蓋祝頌之辭。○問戎狄是膺。荆舒是懲

僖公安有此事。而魯頌言之。何也。朱子曰。此是願頌之辭。○劉氏瑾曰。僖公從齊伐楚。遂盟召陵。僖公雖不得專其功。而詩人之辭。容有溢美。讀者當不以辭害意。

而祝其昌大壽考也

范氏處義曰。昌而熾。昌而大。則言魯國也。壽而富。者而艾。則言僖公也。

也。壽考與試之義未詳。王氏曰。壽考者相與為公用也。

曹氏粹中曰。老壽者相與試用。則不特三壽作朋而已。所用皆老成人也。蘇氏曰。願其壽而

相與試其才力以為用也。朱氏公遷曰。王氏說優。蓋以三壽作朋例之。可見。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上既美其祭祀鬼神。此又美其用兵征伐。○蘇氏轍曰。此章言僖公治其軍旅。繕其車

甲器械。故其民無不欲其昌大壽考。而託之以為安也。○王氏質曰。作朋之福。未盡其意。又推廣之。自俾爾昌而熾。以下是也。○劉氏瑾曰。承前章祭祀獲福之意。而美公以武功。祝公以福壽也。

○泰山巖巖。叶魚反。魯邦所詹。奄有龜蒙。遂荒大

東。至于海邦。叶卜反。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

功

集傳

賦也。泰山魯之望也。

司馬氏遷曰。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孔氏穎達曰。泰

山在齊魯之界。二國皆以為望也。

詹與瞻同。

何氏楷曰。韓詩外傳。說苑。風俗通。俱作瞻。龜蒙

二山名。

孔氏穎達曰。春秋齊人來歸鄆。謹龜陰之田。謂龜山之北田也。論語說顓臾云。昔者先王以為

東蒙主。魯境內有此二山。故言奄有。○曹氏粹中曰。龜則鄆之龜山。蒙則費之東蒙山。○何氏楷曰。蒙山一名

東山。孟子所謂登荒奄也。大東極東也。孔氏穎達曰。地之最東。至海而

已。大東之下。即云至于海邦。近海之國也。季氏本曰。如萊牟之類。是

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願其有功如此。○劉氏瑾曰。此亦承上章祭祀獲福之意而言。願公治其境內以服遠國也。遂荒以下。皆期望之辭。下章放此。○朱氏公遷曰。此與下章又反覆其辭。專以擴充土宇為祝。乃受福之最大者。以發上章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之意。蓋必能使國勢尊嚴。足以攝人心。收眾望。而內外遠近無不服之。然後乃為魯侯之功也。○季氏本曰。奄有者。本其所固有而言也。荒者。開拓而水之之意。曰荒。曰同。曰從。皆謂以德綏之。而得其歸心。如犬王文王之得人心也。○張氏彩曰。荒者。經略包羅之意。同者。來合於我。無異志也。

○保有鳧繹

叶莫

遂荒徐宅

叶達

至于海邦淮夷

蠻貊

叶莫

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

是若

集傳

賦也。鳧繹二山名。

李氏樗曰。禹貢徐州。嶧陽孤桐。此繹。即嶧陽也。○王氏應麟曰。

郡縣志。鳧山在兗州鄒縣東南三十八里。嶧山一名鄒山。在鄒縣南二十二里。

宅居也。謂徐國

也。諾。應辭。若。順也。

季氏本曰。謂順魯侯之德也。

○泰山龜蒙鳧繹魯

之所有。其餘則國之東南勢相連屬。可以服從之國也。

王氏應麟曰。傅氏曰。上已言荆舒。此南夷。是南蠻也。蠻貊亦東方諸種。

集說

劉氏瑾曰。泰山曰所詹。龜蒙曰奄有。鳧繹曰保有。皆以魯地而言也。其餘非魯所有。則皆以遂荒總

發其辭。而致其願望於公也。○朱氏公遷曰。能守土宇。廣封疆。而盡東南諸國。又皆歸於魯。莫不心悅誠服之。

此尤詩人之所願也。○何氏楷曰。李云。魯侯封於曲阜。其時戎夏錯處。與徐淮實壤接。世為封境憂。故伯禽至。不避三年之喪。祗兵革以開東郊之難。後之子。若孫。世仰其功。故為臣子者。亦以此致君之祝。

○天錫公純嘏。叶果五反 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

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叶滿委反 宜大夫庶士。

鉅里反 邦國疇疇有。叶羽已反 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集傳 賦也。常。或作嘗。在薛之旁。鄭氏康成曰。春秋魯莊公三十一年。築臺于薛。

是與。周公有常邑。六國時。齊有孟嘗君。食邑於薛。○曹氏粹中曰。漢地里志。魯有薛縣。而齊孟嘗君。食邑於薛。則嘗先。孔氏穎達曰。諸侯有當屬魯。 詐許田也。魯朝宿之邑也。大德受采邑於京師。

為將朝而宿焉。謂之朝宿之邑。魯以周公之故。成王賜之許田。春秋之時。魯不朝周。邑無所用。而許田近於鄭國。鄭有祊田。地勢之便。而與鄭易之。桓元年。鄭伯以璧假許田。則魯之有詐。見於經傳也。皆魯之故地。見侵於諸侯而未復者。故魯人以是願僖公也。令妻

令善之妻。聲姜也。壽母。壽考之母。成風也。劉氏瑾曰。僖公娶齊女姜

姓。曰聲姜。其母風。姓。曰成風。為莊公之妾。薨於文公四年。 閔公八歲被弑。必是未娶。其母叔姜。亦應未老。劉氏瑾曰。叔姜莊公夫人。哀姜之娣也。 此言令妻壽

母。又可見公為僖公無疑也。有常有也。兒齒。齒落更生

細者。亦壽徵也。

集說

蘇氏轍曰。願公壽考。以復魯之侵地。宜其室家。臣庶以保有其國也。○此詩所謂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字者。人之所以願之。而其實則未能也。○輔氏廣曰。八章既禱其福壽。與復故疆。於是遂言其燕喜之事。閨門之內。則有令妻壽母。朝廷之上。則宜大夫庶士。外則保有邦國焉。則祉益多。而壽益固矣。○劉氏瑾曰。此章稱願僖公享富壽康寧之福。有夫妻子母之樂。皆承前章祭祀獲福之意也。○何氏楷曰。人惟壽可以享福。故以壽始。終之。

○徂來之松。新甫之柏。

叶通莫反

是斲

音短

是度

待洛反

是

尋是尺

叶尺約反

松栢

音角

有鳥

叶七約反

路寢孔碩

叶常約反

新

廟奕奕

奕奕

叶弋約反

奚斯所作孔曼

音萬

且碩

同萬

萬民是若

集傳

賦也。徂來。新甫。二山名。

王氏應麟曰。水經注。鄒山記曰。徂來山在兗州梁父。

奉高博城三縣界。今猶有美松。後魏地形志。魯郡汶陽縣有新甫山。

八尺曰尋。鳥大貌。王

肅曰。言無刻飾。文章。徒見松栢彊大至牢固。

路寢。正寢也。

孔氏穎達曰。釋詁云。路大也。○黃氏

佐曰。路寢在廟之後。所以藏衣冠。

新廟。僖公所修之廟。

鄭氏康成曰。修舊曰新。○劉氏

瑾曰。卽前所謂闕宮也。

奚斯。公子魚也。作者。教護屬功。課章程也。

孔氏穎達曰。奚斯爲之主帥。教令工匠。監護其事。屬付功役。課其章程而已。○朱氏公遷曰。教者指令也。護者

監視也。屬功。則付以事。曼長。鄭氏康成曰。碩大也。萬民

課章程。則考其功也。是若。順萬民之望也。

鄭氏康成曰。國

人謂之順也。

集說

輔氏廣曰。九章則本其所以作是頌者言之。取木於山。斷而度之。或長或短。而松之為椽桷者。猶焉然而大。則其為梁為柱者可知。既成。廟後之正寢。又甚宏大。則僖公所修之廟大矣。又言其教護屬功。董其工役之人。而曰此實奚斯所作。其制度甚長且大。有以順萬民之望也。○劉氏瑾曰。此章復詳言修廟之事。與篇首兩句之意相首尾也。○季氏本曰。萬民是若。順萬民之心也。蓋周公德澤及於天下。萬民莫不被其澤。而欲其廟貌之新者。見僖公之興此役。非妄勞民力也。春秋之中。凡用民於所不當為。必書。而獨不書作闕宮。謂此為當作。不以為勞民耳。

總論

黃氏樞曰。此詩膺戎狄懲荆舒。荒大東。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在僖公無是事。而詩人言之。孔子取之。何也。夫子之意。蓋曰。僖公之得民心如此。魯人之愛僖公如此。則雖未有是事。亦

人情之所願欲也。人情之所願欲。夫子安得而不取之。○嚴氏粲曰。闕宮。止為僖公能修寢廟。張大其事。而為頌禱之辭。○朱氏倬曰。詩人之論。自源祖流。故雖頌魯僖。而上及乎后稷。大王文武周公之事。明其源本之所自出也。因成王賜周公以天子禮樂。故遂以夏正孟春郊祀上帝。而以后稷配之。然非禮矣。魯人據其實而頌之。夫子因其舊而存之。豈非春秋據事直書而善惡自見之義歟。

闕宮九章五章章十七句

內第四章 脫一句

二章章

八句二章章十句

集傳

舊說八章二章章十七句一章十二句一章

三十八句二章章八句二章章十句多寡不均雜

亂無次。蓋不知第四章有脫句而然。今正其誤。

集說

胡氏一桂曰。竊謂闕宮是依倣殷武而作。特殷武簡而嚴。闕宮張而夸。故朱子於殷武之

末。謂與闕宮卒章文意略同。但先儒因此詩服淮夷蠻貊等事。春秋所不載。皆不能無疑。故黃氏以

為未然之期望。朱子以為頌禱之辭也。○陳氏櫟曰。僖公修闕宮。以其新修。故又曰新廟。而路寢即

廟中之正寢也。毛鄭以闕宮為姜嫄廟者。固非。毛又以新廟為闕公廟者。尤非也。○朱氏公遷曰。出

師奏凱必於學。故泮水專以馴服淮夷言。致而於祭受福必於宗廟。故闕宮總以享受福祿言。

魯頌四篇二十四章二百四十三句

集說

王氏安石曰。周頌之辭約。約所以為嚴。盛德故也。魯頌之辭侈。侈所以為夸。德不足

故也。○章氏俊卿曰。駟詩言牧馬之事。有駟言君臣宴飲泮水。言其修泮宮。服淮夷。所褒之事。

猶為可褒也。至於闕宮。則毀譽失真。且如言姜嫄后稷。至於文武與夫郊天之祭。魯以諸侯而

乃盛稱以示誇耀。不亦過乎。

商頌四之五

集傳

契為舜司徒而封於商。

鄭氏康成曰。商者契所封之地。堯之末年。

舜舉為司徒。有五教之功。乃賜姓而封之。○孔氏穎達曰。長發箋云。堯封之於商。為小國。舜之末年。

益其土地。為大國。是舜亦封之。故歸之舜也。商者成湯一代之大號。而云商者契所封之地。則以湯

取契之所封。以為代號也。傳十四世而湯有天下。孔氏穎達曰。殷本紀云。契

卒。子昭明立。卒。子相立。卒。子昌若立。卒。子曹圍立。卒。子冥立。卒。子振立。卒。子微立。卒。子報丁立。卒。子報乙立。卒。子報丙立。卒。子主壬立。卒。子主癸立。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是從契至湯為十四世也。

其後三宗迭興。許氏謙曰。大甲受伊尹之訓。反善修德。諸侯咸歸。是為太宗。至大戊

伊陟為相。殷復興。是為中宗。武丁舉傅說。為相。殷道復興。是為高宗。所謂三宗也。及紂無

道。為武王所滅。封其庶兄微子啓於宋。修其禮樂

以奉商後。鄭氏康成曰。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闕伯之墟。封微子啓為宋公。為商後。

○孔氏穎達曰。漢書地理志云。周封微子于宋。今之睢陽是也。其地在禹貢徐州

泗濱。西及豫州盟。音豬之野。孔氏穎達曰。禹貢徐州云。泗濱浮磬。豫州

云。導荷澤。被孟豬。地理志云。孟豬澤在梁國睢陽

東北。是孟豬在豫州。地理志云。宋地。今之梁國沛

楚山陽濟陰東平及東都之須昌壽張皆宋分也。

據時驗之。是宋之封域。東至泗濱。西至孟豬也。○

王氏應麟曰。郡縣志。宋州禹貢豫州之域。高辛氏

之子闕伯所居商邱。今州治是也。契孫相土亦都

於此。春秋為宋國都。自微子至君偃三十三世。為

齊楚魏所滅。○泗水在兗州泗水縣。至淮陽軍宿

遷縣南。其後政衰。商之禮樂日以放失。孔氏穎達

入淮。商之後得行殷之禮樂。明時商頌皆在宋矣。於後不具。明是政衰而失之。七世至戴公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二十一

商頌

七

立卒。子戴公立。自微子至戴公，凡十君。除二及餘八君，是微子之後。七世至戴公也。大夫正

考甫。陸氏德明曰：宋濬公之曾孫孔子，七世祖也。孔氏穎達曰：世本云：宋濬公生弗，父何，弗父

何生孔父，孔父生正考甫。得商頌十二篇於周犬師。鄭氏康成曰：周犬師

何由得商頌？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孔氏穎達曰：以周用六代之樂，樂章固當有之，故得有商頌

也。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編詩，而又亡其七篇。然

其存者亦多闕文疑義，今不敢強通也。商都亳，宋

都商邱，皆在今應天府亳州界。皇輿表應天府，今歸德府，隸河南。毫

州，今鳳陽府。毫州，隸江南。

集說 鄭氏康成曰：正考父校商之名頌於周犬師，孔子錄之以備三頌，著為後王之義。監三代

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

所客也。巡狩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孔氏穎達曰：王者存二王之後，所以通三統

也。夏之篇章，既以泯棄，惟有商頌而已。孔子既錄魯頌，同之二王之後，乃復取商頌，列之以備三頌，著

為後王之義，使後人監視三代之成法，其法莫大於是。聖人之深意也。○歐陽氏修曰：案周本紀稱

武王伐紂，下車而封武庚於宋，以為商後。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雖惡紂之暴

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絕其為後焉。商頌之存，豈異是乎？○蘇氏轍曰：春秋之際，大國略皆有變

風，宋魯獨無風，而有頌，鄭氏疑而為之說曰：宋王者之後也。魯聖人之後也，是以天子巡守，不陳其

商頌

詩蓋所以禮之也。予聞周之盛時，千八百國。雖後世凌遲，力強相吞，而春秋所見猶百有七十餘國。變風之作，先於春秋數世矣。而詩之載於大師者，獨十三國。其不見於詩者，豈復皆有說哉？意者列國不皆有詩，其有詩者，雖檜曹之小，邶鄘魏之亡，而有不能已，其無詩者，雖燕蔡之成國，宋魯之禮樂，而有不能作，且非獨此也。齊桓晉文，霸者之盛也，而皆不得有詩。桓附於衛，文附於秦，皆止於一見。衛莊姜，齊襄公，鄭昭公，事至微矣。然其詩屢作而不止，蓋事有適然而無足疑者。○朱子語類問商頌恐是宋作，曰：宋襄一伐楚而已，其事可考。安有莫敢不來享等事？又問恐是宋人作之，追述往事以祀其先王。若是商時所作，商尚質，不應商頌反多於周頌。曰：商頌雖多如周頌，覺得文勢自別。周頌雖簡，文自平易。商頌自是奧古，非宋人所能作。○王氏應麟曰：揚子謂正考甫作商頌，史記宋世家：襄公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甫美之作商頌，考之左傳，正考父佐戴武宣，世本正考甫生孔父嘉，為宋司馬華督殺之，而絕其世，皆在襄公之前，安得作頌於襄公之時乎？

猗 於宜反

與 音余 **那** 音余 **與** **置** **我** **鞀** 音桃 **鼓** **奏** **鼓** **簡** **簡** **衍** **我**

烈祖

集傳

賦也 **猗** **歎辭**

孔氏穎達曰：美而歎之也。

那 **多**

王氏安石曰：美商之樂歎而多之也。

曹氏粹中曰：言其美之不足，故嗟歎而多之也。

置 **陳** **也**

歐陽氏修曰：置，當讀如置器之置。

簡 **和** **大** **也** **衍** **樂** **也** **烈** **祖** **湯** **也**

孔氏穎達曰：謂成湯是殷家有功烈之祖也。

曰 **商** **人** **尚** **聲** **臭** **味** **未** **成** **滌** **蕩** **其** **聲**

鄭氏康成曰：滌，猶搖動也。

樂 **三**

闕然後出迎牲。陳氏澹曰。迎卽此是也。屬陽。故曰樂由

陽來。商人祭祀尚聲。所以先求諸陽者也。朱氏公遷曰。臭未成。未用灌也。味未成。未用牲也。滌蕩者。動而發

散之義。樂所以動其。舊說以此為祀成湯之樂也。

集說

毛氏萇曰。鞀鼓。樂之所成也。○孔氏穎達曰。禮記

於鼓也。王制曰。天子賜諸侯樂。則以祝將之。賜伯子男

樂。則以鞀將之。注曰。祝鞀皆所以節樂。是樂成亦由鞀

也。○陳氏澹曰。鬼神在天地間。陰陽合散。而聲音之道

無閒顯幽。故殷人之祭。必先作樂。欲以此樂之聲音。號

呼而詔告於兩閒。庶幾其聞之。而來格來享也。○朱氏

公遷曰。此一節。專以鼓言。蓋鼓者。衆音之主。故先言之

始。而置之既而奏之。言之序也。○黃氏佐曰。此節。是將

祭之時也。商人未祭之先。而作樂。亦如周人取蕭祭脂

亦以未祭之先。求神也。○唐氏汝諤曰。長樂陳氏曰。聖

人作革。以為鞀鼓。鞀以兆。奏鼓者也。播鞀而鼓從之。中

聲以發焉。案此則奏鼓管之時。已先奏鞀可知矣。

湯孫奏假音格綏我思成。鞀鼓淵淵叶於。嘒嘒管

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音烏赫湯孫叶思。穆穆

厥聲。

集傳

湯孫。主祀之時。王也。歐陽氏修曰。自大甲以下。至

何時。所斥。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於祖考也。綏安也。思

者。何王耳。假與格同。言奏樂以格於祖考也。綏安也。思

成未詳。鄭氏曰。安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范氏處義曰。謂

祖考所以安我

者。使我遂其孝思而成其祀。謂神明來格也。孔氏穎達曰。於祭之時。心之所思。唯思神耳。故知安我心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嚴氏祭曰。祭祀則思其祖考。若神不來格。則所思不遂。今神明來格。是安我所思而成之也。周氏昌年曰。我所思者成而心安。是以思成而緩我也。

禮記曰。孔氏穎達曰。所引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

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孔氏穎達曰。所思五事。先思居處。後思樂嗜者。

先粗而後精。自外而入內也。居處措身之所。笑語貌之者。志意也。在內無常。緣物而動者。樂嗜也。

內事難測。深思然後及之。故後言之也。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朱子曰。見所為齊者。思之熟。若見其所為齊之親也。何氏士信曰。慕容氏曰。思之

之至。雖親之不可見者。如見其存。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者。如此。祭之日。入室。僂音愛然必

有見乎其位。孔氏穎達曰。入室初入廟室。僂。周旋出戶。髮髯見也。如見親之在神位也。

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孔氏穎達曰。孝子薦俎酌獻。行步周旋。或出戶。當此時。必有悚

息肅然。如聞親舉動容止之聲。出戶而聽。愾開代反然必有聞乎其歎息

之聲。朱子曰。設祭既畢。孝子出戶而聽。此之謂思成。朱氏也。朱氏公遷曰。祭義之文止此。

公遷曰。以蘇氏曰。其所見聞。本非有也。生於思耳。此二

說近是。蓋齊而思之。祭而如有見聞。則成此人矣。鄭注

頗有脫誤。今正之。張氏所望曰。鄭注本云。安我心所思而成之也。夫心之所思。思祖考也。始

而商頌

尚茫然。既而若有見聞。則成之矣。淵淵深遠也。王氏安
心於是安矣。箋語渾融。亦自明白。淵淵深也。深以
言其聞之遠。嘒嘒清亮也。毛氏萇曰。嘒然和也。磬。玉磬也。堂上

升歌之樂。非石磬也。

毛氏萇曰。磬聲之清者也。以象萬物之成。孔氏穎達曰。磬非樂之

主。而云鼓管和平。來依磬聲。明此異於常磬。非石磬也。

○張子曰。玉磬聲之最和平者。可以養心。其聲一定。始

終如一。無隆殺也。○王氏安石曰。依我磬聲者。言與堂

上之樂諧也。○鄒氏忠甫曰。磬聲非如諸聲。可以人力

高下。故依之。穆穆美也。孔氏穎達曰。穆穆然而美者。其

則為和平。樂之音聲。○黃氏震曰。樂以悅

集說

鄭氏康成曰。堂下諸縣。與諸管聲皆和平。不相奪

言之。○陳氏暘曰。言鞀鼓繼之以淵淵。言管聲先之以

嘒嘒。何也。蓋鞀鼓必待奏之。然後聞其聲。管聲與鞀鼓

合奏。聞其嘒嘒之聲。知為管聲而已。此細大不踰。無相

奪倫之意也。○商樂以磬為主。故言依我磬聲。舜樂以

簫為主。故言簫韶九成。○堂上言依我磬聲。則搏拊琴

瑟之類。舉矣。堂下言鞀鼓管簫。則柷敔笙簫之類。舉矣。

○李氏樛曰。樂器之備。奏如此。必由赫赫之湯孫。能使

樂聲和也。○朱氏公遷曰。八音之中。磬尤難諧。今者作

樂。可謂甚美矣。○何氏楷曰。既和且平。兼堂上堂下八

音諸器言。周語。單穆公云。聲應相保曰和。細大不踰曰

平。○陳氏際泰曰。商人尊鬼而尚聲。聲者。所以詔告於
天地之間。聲召風。風召氣。氣召神。懼其雜而集焉。則有
湯孫之思矣。思者。氣之精者也。鬼神非其類。也不至。心
有精氣。而借聲以召之。神無不格矣。

庸鼓有斲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

集傳庸鏞通

毛氏其曰。大鐘曰庸。斲斲然盛也。奕奕然有次序也。

濮氏一之曰。執籥秉翟者。文舞也。朱干玉戚者。武舞也。萬舞。乃二舞之總名。今言萬舞有奕。正謂文武迭用而有。蓋上文言鞀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

無相奪倫者。至於此。則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於

庭而祀事畢矣。

劉氏瑾曰。周制。宗廟九獻之次。尸未入前。王裸於奧。以降神。一獻也。后亞裸。二

獻也。尸入薦血腥。后王酌泛齊。獻尸。所謂朝踐。三獻也。后酌醴。齊亞獻。亦為朝踐。四獻也。薦熟畢。王酌盞齊。獻尸。五獻也。后酌緹齊。亞獻。六獻也。皆所謂饋獻也。尸乃食訖。王更酌朝踐之泛齊。以醑尸。所謂朝獻。七獻也。尸

更酌饋獻之緹齊。以亞醑。所謂再獻。八獻也。又有諸臣為賓者之一獻。凡九也。若商之九獻。則未有考。○朱氏公遷曰。羣小祀。一獻。祭社稷。五祀。三獻。望祀。三川。五獻。祭先公。七獻。大享先王。九獻。○祭將畢時。樂盛作。如楚茨言鐘鼓既戒。鼓鐘送尸。亦其一徵也。嘉客先代之後來助祭者也。夷悅

也。何氏楷曰。爾雅注作怡。亦不夷懌乎。言皆悅懌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此與夔之論樂。虞賓在位。羣后德讓之意同。謂樂之感格。先祖考而次及在位之人也。

○朱氏善曰。湯孫奏假。緩我思成。始焉人固因樂以致其感格之效也。於赫湯孫。穆穆厥聲。終焉樂復因人而成。其和聲之美也。至於鏞鼓之斲斲然。而盛也。萬舞之奕奕然。有次序也。則不持幽有以感乎神。而嘉賓在位。亦無不夷懌者矣。獨言嘉客者。尊之也。

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

集傳

恪敬也。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

朱氏公遷曰。以行訓作。

不可

忘也。閔馬父

韋氏昭曰。馬父。魯大夫。

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

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

韋氏昭曰。有作。言先聖人行此恭敬之道久矣。

不敢創之於己。乃云受之於先古。此其不敢專也。○朱

氏公遷曰。自古又推在昔。在昔又推先民。如湯之敬。禹

之祇。舜之恭。堯之欽。愈

推之。而其傳愈遠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平居則朝夕溫然。可即而不忘於恭。故於執事之時。則愈恪而敬也。以敬奉祀。德之美

也。猶謙曰。非我能然。乃效先民之所為耳。然則朝夕則溫恭。執事則有恪。乃從古聖賢之常行。湯孫能師古者

也。○季氏本曰。上言作樂而致感格。實本於誠敬也。故

此遂言其敬之所自。溫恭朝夕。敬之常也。至於執事。則

尤有恪。此則言其祭時之敬矣。

顧子烝嘗。湯孫之將。

集傳

將奉也。言湯其尚顧我烝嘗哉。

鄭氏康成曰。此湯顧猶念也。

孫之所奉者。致其丁寧之意。庶幾其顧之也。

集說

朱氏公遷曰。神不歆非類。故曰此湯孫之所將也。則祖孫之間。精神相感。其享之也必然矣。

總論

歐陽氏修曰。猗那之頌。詩人述商王祀其先祖。成

商王之能將其事也。○呂氏柟曰。那至綏我思成。總言

奏樂期格乎湯也。鞀鼓淵淵以下。言和也。自古在昔以

下。言敬也。可謂禮樂具至矣。湯也。豈不顧汝孫之烝嘗。綏以思成乎。蓋有思先之孝。斯有和敬之發。其曰湯孫親之也。○朱氏謀瑋曰。湯之功德偉矣。宜在可述。此詩獨舉鞀鼓管磬庸鼓之聲。與萬舞之奕者。何哉。商人尚聲。聲之盛。是德之盛也。湯之功德。自有大濩之樂。此所謂聲。即大濩之聲耳。

那一章二十二句

集傳 閔馬父曰。正考甫校商之名頌。韋氏昭曰。名頌。頌之美者也。○孔氏穎達曰。宋之禮樂。雖則亡散。猶有以那

也。○孔氏穎達曰。宋之禮樂。雖則亡散。猶有以那此詩之本。考父恐其舛繆。故就大師校之也。以那為首其輯之亂。成撮其大要以為亂辭。詩者歌也。所以節舞者也。曲終乃更曰云云。朱氏公遷曰。自變章亂節。故謂之亂也。古在昔以下四

句。即此詩也。

集傳 歐陽氏修曰。商人作頌。以為祀湯之樂歌。述其祀時樂舞之盛。以衍樂先祖。如周頌我將

祀文王。但述祀時羊牛肥膷。執競祀武王。亦言祀時鐘鼓管磬之類是也。○沈氏萬鈞曰。祭義禘有樂而嘗無樂。疏云。春夏陽來。似神之來。故祭有樂。秋冬陰象神去。故無樂。然周禮四時之祭皆有樂。殷烝嘗之祭亦有樂。此詩具見

嗟嗟烈祖有秩斯祐。申錫無疆及爾斯所。

集傳 賦也。烈祖湯也。孔氏穎達曰。商之王功起於湯。故知功烈之祖。正謂成湯也。秩

常。申重也。爾主祭之君。蓋自歌者指之也。劉氏瑾曰。頌詩所以美盛

德告成功而皆自歌工以導達主祭者之意也。歌工自
已身而指主祭者則曰爾。自先祖之身而指主祭者則
曰湯孫。自主祭者之身而言則曰我。曰予。立言雖殊。所
指之人則一。如上篇所稱亦然也。又如周頌雖詩。既稱
天子。則固自歌工之身而指主祭者矣。下文又稱孝子
亦若此。詩稱湯孫也。又稱予。稱我。亦若此。詩稱予我也。
斯所猶言此處也。○此亦祀成湯之樂。言嗟嗟烈祖。鄭
康成曰。重言嗟嗟美歎之深。○范氏處義曰。言烈祖而
云嗟嗟。以簡朴故也。若周頌則言於穆於皇。近於文矣。
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是以及於爾。今王
之所而修其祭祀如下所云也。呂氏祖謙曰。及爾斯所
言流慶無窮。今方於爾
之所。其後蓋未艾也。所謂申錫無疆也。

律說 輔氏廣曰。凡子孫得以奉其祭祀於祖先者。皆祖
先之福。有以錫被於子孫故耳。○朱氏善曰。成湯
以盛德而受天命。故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
窮。爾後人所以得入烈祖之廟。以奉烈祖之祭者。是即
其福之所及也。言此以起下文之意。

既載清酌。叶侯 賚我思成。叶音 亦有和羹。叶音 既

戒既平。叶音 假無言。叶音 時靡有

爭。叶音 綏我眉壽。黃者無疆。

集傳 酏酒。何氏楷曰。清者。清潔之義。酏。說文云。一宿酒也。徐鍇云。謂造之一夜而熟。若今雞鳴酒也。

酒只用一宿而成者。亦見商人尚質處。賚與也。毛氏萇曰。賚。賜也。○王氏安石曰。與。祖賚孝孫同。

思成義見上篇和羹味之調節也

鄭氏康成曰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

荀氏悅曰酸鹹甘苦不同嘉味以濟謂之和羹曹氏粹中曰羹羹也

戒夙戒也平猶和

也朱氏公遷曰儀禮於祭祀燕享之始每言羹定言味調均也

訂音蓋

以羹熟為節然後行禮

劉氏瑾曰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少牢饋

食皆曰羹定即戒平之謂也

呂氏祖謙曰清醑和羹皆言祭之始也

嚴氏粲曰其事戒謹而

嚴中庸作奏正與上篇義同蓋

不苟其味和平而適宜

吳氏師道曰中庸

古聲奏族相近族聲轉平而為駸耳奏假無言章句奏進也進而感格於神明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烈祖駸假傳依中庸作奏謂與上篇同義案上篇

那湯孫奏假傳言奏樂以

格於烈祖則奏字義不同無言無爭肅敬而齊一也

輔氏

廣曰無言則是肅敬無爭則是齊一○朱氏公遷曰肅敬則靜齊一則定統而言之皆敬也○黃氏佐曰駸假

無言句自主祭言時靡有爭句則指一時助祭者下之諸侯皆是○王氏志長曰無言非止不諠譁之謂靡爭

非止職不交侵之謂蓋湛然寅恭對越一念不起所謂心無為以守至正也警起一念便是爭矣言其

載清醑而既與我以思成矣及進和羹而肅敬之至則

又安我以肴壽黃考之福也

集說

歐陽氏修曰既載清醑賚我思成謂以清酒裸獻而神賚我使成祀事也駸假無言時靡有爭者謂

執事之臣無諠譁又不交侵其職位以見在廟之人皆肅恭而舉動得禮所以神明錫以肴壽黃考之福也○

李氏樗曰。賚我思成。亦猶所謂綬我思成也。既戒言調羹之慎。既平言酸鹹之適。其酒食如此。可以盡其至誠也。設假無言。此以見君能盡其誠。臣亦能盡其誠。蓋宗廟之中尚敬。惟君臣能如此。然後為盡善矣。○范氏處義曰。清酌和羹。皆祭祀之物。凡祭酒在先。羹在後。有次第也。始用清酌。已謂祖考所以賚我者。使吾遂其孝思而成其祀事。猶上篇言奏鼓。即綏我思成也。儀禮祭祀燕享。每言羹定而後成禮。戒則夙戒其事。平則腥熟得節矣。羹既和。執事者至。寂然無聲。謂其講習既熟。臨事靡有交侵。其職事所以靡爭也。祖考於是安我。矜壽使我享黃耆之年。無疆也。○朱氏善曰。既戒既平。誠意之寓於物也。無言無爭。誠意之存乎人也。○張氏彩曰。當醴假之時。渾然一敬。無有言說。而得於觀感者。已成靡爭之化。即易所謂觀盟而不薦。有孚顒若。記所謂宗廟之中。未施敬於民而民敬者也。人字如此。神格可知矣。

約軹

祈支反

錯衡

叶戶郎反

八鸞

七羊反

以假

音格

以享

叶虛

我受命

溥將自天降康

豐年穰穰

來假

來饗

叶虛

降福無疆



約軹錯衡八鸞。見采芑篇。見載見篇。

鄭氏康成曰。約軹。轂

飾也。鸞在鑣。四馬則八鸞。諸侯來助祭者。乘策轂金飾錯衡之車。駕四牡。其鸞。鸞。然聲和。○劉氏瑾曰。采芑作八鸞。瑯瑯。烝民。韓奕。作八鸞。鏘鏘。此詩作鸞。言助祭。鶴載見曰。條。革有鶴。字雖不同。皆言其聲也。

之諸侯。乘是車以假以享於祖宗之廟也。

唐氏汝諤曰。以心曰假。以

物曰溥。廣將大也。穰穰多也。言我受命既廣大。

鍾氏惺曰。諸侯

來助祭。益見受命之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嚴氏粲曰。年豐則民安。故以年豐為降康。亦謂之康年也。使得以祭也。呂氏祖謙曰。豐年穰穰。言時和歲豐。祭禮得成。所謂可以備物者也。假之而祖考來假享之。而祖考來饗。歐陽氏修曰。謂諸侯來助。致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姚氏舜牧曰。以假以享。是人之以。來假來饗。是神之則降福無疆矣。

集說

蘇氏轍曰。言人既助之。天又應之。然後庶幾祖考來假而饗其祭。報之以福。○曹氏粹中曰。諸侯助祭者如此。是我之受命。大得天人之助也。得萬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所謂得人也。降康豐年。所謂得天也。○李氏樗曰。王者祭祀。四海皆來助祭。然後為祭之大。清廟之詩。言肅雝顯相。雖之詩。言有來雝雝。至止肅肅。皆

以諸侯來為助祭之盛事也。惟其諸侯各以其職來祭。故自天降之以康寧。使之享豐年穰穰之福也。○朱氏道行曰。緣黃耆之祝。未盡降福之大。故又舉助祭諸侯萬國會同者。推廣之。降福無疆。就今日之福及於後者。言與首章甲錫無疆。就前日之福及於今者。微不同。

顧子丞嘗湯孫之將。

集傳

說見前篇。

集說

張氏彩曰。湯為創業之始祖。故後世率稱湯孫。猶周之文子文孫耳。

總論

鄒氏泉曰。此詩首節。本先祐以見得以奉祭之由。中二節。備道其奉祭獲福之事。皆先祐之所及也。

末節。冀先之饗也。

附錄

序。烈祖。祀中宗也。○鄭氏康成曰。中宗。殷王太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中宗。○孔氏穎達曰。祀中宗之樂歌也。中宗之有天下。由成湯創業。故言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也。有常者。是此王天下之福。天又重賜我商家以無疆境之期。故得及爾中宗。以此處所也。謂能成湯之業。復使中興也。中宗既有此業。故今祀之。○歐陽氏修曰。序言烈祖。祀中宗。則嗟嗟烈祖者。中宗也。申錫及爾者。爾時主祀之王也。○范氏處義曰。謂中宗為烈祖。以有復興之功也。秩秩有序也。惟其有序。所以重錫後人也。○商有三宗。太甲為太宗。太戊為中宗。武丁為高宗。禮祖有功而宗有德。廟皆不毀。中宗高宗。頌皆有樂章。而太宗無有。蓋商詩散亡。其初未必無詩。中宗高宗幸而存焉。爾此烈祖之詩。鄭康成以為祀中宗。而經文烈祖則指湯。歐陽修以序言祀中宗。則烈祖即指中宗。如丙以甲為祖。戊以丙為祖。此古今之常也。二解雖微。不同其為遵序一也。朱子以此詩未見其為祀中宗而未言湯孫。則亦祭成湯之詩耳。故黜序說而為祀成湯之樂。然毛鄭嘗先言之矣。毛以祭中宗而引湯善為子孫者。以湯是商家王業之所起。歸功於湯。鄭以為此時祭者當是中宗子孫。亦是湯遠孫。故得言湯孫。其說皆可通。然則將何去取乎。子曰。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商頌得於周。大師十二篇。而今只存五篇。中有祀中宗之詩。而古序或傳之有自。其亦庶乎可徵者歟。故存其說以備經解之一義。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附錄

李氏樛曰。那之詩。但言作樂。烈祖之詩。但言酒食。非祭成湯之時。則無酒食之味。祭中宗之時。則無簫管之聲也。詩人各隨其宜而言之爾。蓋以大樂之奏。所以發揚成湯之德。故那之詩專

言作樂烈祖之詩所以不言也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

正域彼四方

集傳

賦也玄鳥

於筆反夕

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

也

也春分玄鳥降高辛氏之

妃有娥氏女簡狄祈于郊禘胤遺卵簡狄吞之而生契

其後世遂為有商氏以有天下事見史記宅居也殷地

名。王氏應麟曰周氏曰商人稱殷自盤庚始自此以前

宅殷土者後世所稱而追言於湯也

也。大貌古猶昔也帝上帝也朱氏公遷曰言天又武湯以

其有武德號之也曹氏粹中曰書曰惟我商王布昭聖

吾甚武自號曰武王武長發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湯曰

故此稱為武湯也正治也域封境也歐陽氏修曰王

始受命以正四方之疆域。此亦祭祀宗廟之樂而追敘商人之所

由生。及其有天下之初也。劉氏瑾曰此詩推本商人

人生於帝武此詩追述契之生以及於湯有

天下猶闕宮追敘后稷之生以及文武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降下也天使胤下而生商者謂胤遺

商目契至湯八遷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國日以廣大

問玄鳥詩吞卵事。亦有此否。曰當時恁地說。必是有此。今不可以聞見不及定其為必無。○輔氏廣曰。上古天人感應。聖哲踵生。故商頌周雅。皆言契稷初生。其瑞應之異。乃如此。此言始祖之生。及成湯之有天下。皆有天命。而非人力之所與。故能使四方諸侯無不受命。○嚴氏粲曰。契封於商。而商因以興。是生契所以生商也。其後子孫遂居亳之殷地。國土茫茫。然廣大古者上帝命其威武之湯。正域於四方。謂以四方為界域。天下一統也。

附錄

毛氏萇曰。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娥氏女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禘而生契。故本其為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孔氏穎達曰。毛氏不信識緯。以天無命鳥生人之理。而月令仲春是月也。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禘。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玄鳥降之日。有祀郊禘之禮也。大戴禮帝系篇說帝嚳卜

其四妃之子。皆有天下。契為高辛之子。簡狄高辛之妃。以玄鳥至日祈而得之。記其所祈之時。美其得天之命。故言天命玄鳥。使下生商也。玄鳥之來。非從天至。而謂之降者。重之。若自天來然。鄭以中候契握云。玄鳥翔水遺卵流。娥簡吞之生契。封商。殷本紀云。簡狄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此二文及諸緯候言吞卵生契者多矣。故鄭據之以易傳也。○歐陽氏修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毛氏之說。以今人情物理推之事。不為怪。宜其有之。而鄭謂吞卵而生契者。怪妄之說也。秦漢之間。學者喜為異說。鄭學博而不知統。又特喜識緯諸書。故於怪說尤篤信。由是言之。義當從毛。○蘇氏洵曰。史記載簡狄行浴。見燕墮卵。取而吞之。因生契。為商始祖。神奇妖濫。不亦甚乎。使聖人而有異於眾庶也。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焉。用此微禽之卵哉。毛傳以鳥降為祀郊禘之候。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也。甚

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

自古聖帝明王之生受命而有天下實由天意不必侈言符瑞凡心之所願人之所從時之所會有不期然而然者孰非天哉如詩言稷契之生皆因帝嚳之郊禱而致是已毛萇以為郊禱之時適鳥以春分而至遂兆其祥謂之降者若自天來者然此據理以言詩也鄭康成以為城簡取吞墮卵因孕生契從殷本紀及諸緯候之文此據事以言詩也朱子以古有是說不敢定其為必無蓋就詩以言詩爾總之毛鄭之說雖微有不同而未嘗不歸於天故曰聖帝明王之生皆天也

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叶羽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叶

里叶獎在武丁孫子里反

集說方命厥后四方諸侯無不受命也鮮于氏侁曰隨

命羣后也。○黃氏光昇曰厥后謂其方之諸侯與書舜典班瑞于羣后大禹謨禹乃會羣后武成曰王若曰羣后義九有九州也嚴氏粲曰以四方為界域則九州在其中矣天命湯以四方為域湯能命

其諸侯而奄有武丁高宗也鄭氏康成曰武丁修德殷九有成天意也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為高

宗言商之先后受天命不危殆故今武丁孫子猶賴其

福。歐陽氏修曰武丁孫子謂武丁之孫子也范氏處義曰武丁孫子蓋指主祭之君

集說輔氏廣曰此詩作於武丁孫子之世此蓋言商之

今猶賴其福而得承其祭祀。○李氏公凱曰湯乃隨其所在之方封建諸侯覆有九有而為王焉繼是而後凡

為商之先君者。世受天命。無有危殆。以至武王之孫與子也。

附錄

王氏肅曰。商之先君成湯。受天命所以不危殆者。在武丁之為人孫子也。○孔氏穎達曰。毛以為湯孫。湯為人子孫。則此亦當如肅言也。○嚴氏粲曰。成湯之興。天實命之。其後中微。天命幾危矣。武丁能振起之。所受天命。不至於危殆者。在武丁能為人之孫子。盡繼述之義也。○徐氏常吉曰。先后。指湯孫子。即武丁對孫子言。故曰先后。對先后言。故曰孫子。

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龍旂十乘。

音升 龍旂十乘 繩證 大糝 尺志

反是承。

集傳 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以自稱也。龍旂。諸侯所建。

交龍之旂也。

鄭氏康成曰。十乘者。二王後。八州之大國。孔氏穎達曰。諸侯當以服數來朝。而得

十乘。竝至者。或者王不巡守之歲。則諸侯竝時來朝。四時更來。則一年之間。而十乘俱至也。○嚴氏粲曰。龍旂十乘。舉諸侯之尊者而言之也。大糝。黍稷也。孔氏穎達曰。祭之粢盛。唯黍稷耳。糝字從米。故知是

也。承奉也。言武丁孫子今襲湯號者。其武無所不

勝。於是諸侯無不奉黍稷以來助祭也。

集說

輔氏廣曰。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言其德之類乎。祖也。龍旂十乘。大糝是承。言諸侯之來助祭者。皆

備車服。奉黍稷。此即其所賴之福也。○朱氏公遷曰。此一節。言嗣王克肖先王。而有以致助祭之臣。威德遠加。祀事明備如此。

附錄 孔氏穎達曰。武丁為人之子孫。能行其先祖武德之王道。威德盛大。無所不勝。任也。○李氏樛曰。武丁以威武而王天下。無有不勝者。殷武之詩曰。奮伐荆楚。易曰。高宗伐鬼方。則是四方無不服也。惟其威武如此。故諸侯之來助祭。所建之旂。則有十乘。以見武丁之威可畏也。○嚴氏粲曰。或以武丁孫子為武丁之孫子。然子孫祀其先王。而夸言己之武德。義未為安。況武丁之後無顯王乎。○胡氏一桂曰。武王只合稱湯。而以稱高宗。然高宗既稱武丁。亦可以稱武王矣。

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

叶虎消反

集傳 止。居肇。開也。言王畿之內。民之所止。不過千里。而

其封域則極乎四海之廣也。

集說

曾氏鞏曰。人於其所歸。赴則止焉。商之盛時。邦畿千里。民所歸赴也。○李氏樛曰。王畿千里。乃斯民之所止也。先正王畿。然後正四海。王畿者。四海之本也。

○朱氏公遷曰。王畿雖有制。疆域則無限。居中而能制外如此。○黃氏一正曰。肇域。彼四海。言定天下。封域自邦畿始也。

附錄

王氏肅曰。殷道衰。四夷來侵。至高宗。然後始復以四海為境域也。

四海來假。來假。祈祈。景員維河。殷受命咸

宜。百祿是何。

集傳

假。與格同。祈祈。眾多貌。鄭氏康成曰。天下既蒙王

觀貢獻。其至也。景員維河之義。未詳。或曰。景。山名。商所祈祈。然眾多。

都也。見殷武卒章。春秋傳亦曰。商湯有景亳之命是也。

梁氏益曰。左昭四年。楚子合諸侯于申。椒舉言於楚靈

王曰。夏啓有鈞臺之享。商湯有景亳之命。周武有孟津

之會。河南鞏縣西南有湯亭。或言亳即偃師。湯會諸侯於此。

言周也。河。大河也。嚴氏粲曰。武丁至庚丁。八世皆居亳。此詩所言河。正指亳也。亳有三。蒙為

北亳。穀熟為南亳。偃師為西亳。湯自南亳遷西亳。盤庚所遷。即西亳。偃師是也。

言景山四周皆大河也。何任也。鄭氏康成曰。百祿是。春秋傳作荷。何謂擔負天之多福。

集說輔氏廣曰。此又承上而言。四海之遠。諸侯無不來至。祈祈然眾多。見商之所都。所謂景山者。四周皆

大河。其形勢之盛。而居之安。如此。故又歎殷之受命。無所不宜。此所以能負荷其百福也。嚴氏粲曰。四海朝

觀。諸侯輻湊。則京師氣象盛大。於是總美殷家前後相承。受天之命。無有不宜。能負荷天之百福。謂成湯至高

宗也。朱氏公遷曰。此一節言人心歸極者眾。良由山河鞏固。而致然。然山河之所以不改其舊者。以天命之

不替於今耳。

附錄黃氏一正曰。武丁時都近河。言諸侯來假。犬集於河也。

總論朱氏公遷曰。此詩首尾皆以天命為重。謂先王因天命而得天下。故有以詒子孫之福。後王因天命而不失乎地利。故天下諸侯皆畏

威而助祭者。即先王所詒之福。

附錄李氏樗曰。此詩歷言殷之先祖。其實為高宗設也。高宗中興之主也。商之先祖。能正四方。故奄有天

下。其政中微。則諸侯必有不服者。高宗既興之後。能肇

域彼四海。是以四海之諸侯莫敢不服。此詩大抵言奄

商頌

次三詩經傳

有天下之由。而發揚高宗能紹祖宗之舊。服諸侯之心也。祀高宗而指武丁者。蓋以諱事神者。周人之制也。自周以前。則未嘗諱之也。○胡氏一桂曰。武湯與先后。皆指成湯。武丁與武王。皆指高宗。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者。成湯受命之初事也。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者。高宗中興。成湯所受之命。不至危殆也。

案此章。毛鄭以為祀高宗之詩。從序說也。朱子改為祀宗廟之詩。則是以意斷之爾。既泛言祀宗廟。則武丁非詩意所重。而武王靡不勝句。當指主祭之時。王言。然後儒以時王入廟。祭其祖宗。而盛稱已之威德。為四海所歸命。於理未安。故從序立說。而指武王為武丁者居多。以見高宗有中興之功。故時王特祀而表著之。揆之詩義。亦可通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濬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

絕句

楚辭天問禹降省外大國是疆。幅隕音員既長。有娥息容

反方將。帝立子生商。

集傳 賦也。濬。深。哲。知。李氏樛曰。哲。明也。惟其德之深。故

於昏長久也。方。四方也。外大國。遠諸侯也。幅。猶言邊幅

也。范氏處義曰。猶隕。讀作員。謂周也。王氏應麟曰。徐氏

曰。幅。自其周圍言之曰。有娥。契之母家也。司馬氏貞曰。

員。曹氏曰。猶云廣輪。有娥。契之母家也。有娥。當在蒲州。○朱子曰。舊說有娥國在將大也。○言商世世有濬

哲之君。孔氏穎達曰。總歎商家深智。不指斥一人也。○劉氏瑾曰。泛言濬哲之君。蓋自湯以上。契以下。

皆是也。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方禹治洪水。以外大國

為中國之竟。境同。○孔氏穎達曰。諸夏為外。對京師為

地。規畫既定。而幅隕廣大之時。有娥氏始夫。故帝立其

然後用工。而幅隕廣大之時。始為舜司徒。掌布五

女之子而造商室也。蓋契於是時。始為舜司徒。掌布五

教于四方。而商之受命。實基於此。曹氏粹中曰。契雖未

下之祥。既已於堯。舜之時。發見矣。

集說 孔氏穎達曰。毛以為有深智者。維我商家之德也。昔在前世。久發見其禎祥矣。其祥之見。在何時乎。

往者唐堯之末。有大水。芒芒然。有大禹者。敷廣下土。以正四方。京師之外。大國於是畫其疆境。命使中國廣大均平。是時契已佐禹治水。敬敷五教。功被當世。故後嗣克昌。是其王之萌兆也。爾時已有萌兆。即是久見其祥。比至成湯之興。歷虞夏之世。故為久也。○商之有天下。其本由契而來。止須言契而已。乃述禹敷下土者。以契禹俱事帝堯。皆有大功。故將欲論契。先言洪水也。○朱氏善曰。有商受命之祥。雖在於濬哲相繼之時。而有商受命之基。實定於有娥生商之日。必言有娥者。以契固商人之所由生。而有娥又商人之所自出。猶云稷固周人之所由生。而有邰又周人之所自出也。○何氏楷曰。契之封商。雖帝舜命之。而皆本於天意。故歸之於帝立焉。

○玄王桓撥。叶必反。受小國是達。叶他反。受大國是達。

商頌

率履不越。遂視既發。叶方。相息亮。土烈烈海外

有截。

集傳

賦也。玄王契也。玄者深微之稱。或曰以玄鳥降而生也。王者追尊之號。孔氏穎達曰。國語云。玄王勤商。十

生也。王者追尊之號。

四世而興。玄王為契明矣。國語又曰。我先王不窋。韋昭云。商頌亦以契為玄王。是其為王之祖。故呼為王。非追號為王也。○朱氏公遷曰。言追尊而不言追王。蓋追王之禮始於周。且湯之祖父。主

祭。未嘗稱曰王。不應舍壬癸而獨王契。此特於祭祀之際。以美號稱之耳。下章稱湯為武王。是其例也。

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宜也。蘇氏轍曰。授之以

率履。禮。黃氏佐曰。率履。正是越過發應也。言契能循禮不過

越。王氏安石曰。率履不越者。循行無所踰也。遂視其民。徐氏常吉曰。視與

既發以應之矣。王氏志長曰。契能以身相土。契之孫也。教故在寬而奏效捷也。相土契之孫也。

王氏質曰。契之後。湯之前。十三傳。而獨舉相土。一截整

人。左氏謂闕伯居商邱。相土因之。是最盛者也。截整

齊也。孔氏穎達曰。有截。謂守其職不敢內侵外畔也。至是而商益大。四方諸侯

歸之。截然整齊矣。其後湯以七十里起。豈嘗中衰也。與

集說

鄭氏康成曰。玄王廣大其政治。始堯封之商。為小

國。舜之末年。乃益其土地。為大國。皆能達其教令。

使其民循禮。不得踰越。乃徧省視之。教令則盡行也。相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其

威武之盛烈烈然四海之外率服。截然整齊。○輔氏廣曰。契為司徒。初不見有武之事。然文武乃君之德。既封為國君。則是當有武德也。撥。即撥亂之撥。乃武德之驗也。此章又敘契及相土之事。○朱氏善曰。舜之命契也。百姓不親者。欲其治之。而使親。五品不遜者。欲其治之。而使遜。是即撥亂以為治也。非有武德而何。達者。德孚於人而行無不得之謂。率履不越。自己之躬行者言之。所以為敷教之本也。遂。視既發。自民之不應者言之。是即受小國大國是達之實也。立王以桓撥肇造於前。相土以烈烈繼承於後。則必其當方伯之任。掌征伐之權。故諸侯畏之。截然整齊。是亦天命之所不違也。○何氏楷曰。契始封商。至相土遷於闕伯之虛。以主大火。厥後湯以亳興。其地即在商邱東南。是開商基業者契。而開興王之基者相土。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子

昭假音格遲遲。上帝是祗。帝命式于九圍。

集傳 賦也。湯齊之義未詳。蘇氏曰。至湯而王業成。與天

命會也。毛氏萇曰。至湯與天心齊。○孔氏穎達曰。易稱

天之眷命。固未嘗違於商。而由湯之前。未有其德。猶

可以配天者。至于湯。則德與命會。故曰。至于湯齊。降。猶

生也。朱子曰。如維嶽降神之降。遲遲。久也。徐氏光啓曰。遲遲。祗敬。式

法也。王氏安石曰。以能祗上帝。故帝命式于九圍也。式

表正萬邦之意。九圍九州也。孔氏穎達曰。謂九圍為九州者。蓋

謂之九圍也。○商之先祖既有明德。與相土言之。明德。即指契

濬哲言。天命未嘗去之。以至於湯。湯之生也。應期而降之也。

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王氏質曰。聖敬隨日而升。徐氏鳳彩曰。人心敬則

日升。息則日墮也。以至昭假於天。鮮于氏旣曰。久而不息。惟上假感格也。

帝是敬。故帝命之以為法於九州也。郝氏敬曰。武九圍為君師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上陳玄王相土論商興所由。此下皆述成湯。○朱子曰。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天之生湯。

恰好到合生時節。湯之修德。又無一日閒斷。○成湯之聖。稱其德者。不邇聲色。不殖貨利。又曰。以義制事。以禮制心。又曰。從諫弗拂。改過不吝。又曰。與人不求備。檢身

若不及。至於所謂聖敬日躋云者。則其言愈約。而意愈切矣。○嚴氏粲曰。商自契以來。天命所嚮。未嘗去之。然至湯而後與天齊。謂王業至此而成。天命至此而集。天

人適相符合也。敬為聖人之敬。言至誠也。日躋言至誠無息也。德日新。又日新。是聖敬日躋之實。即文王之純亦不已也。湯無所覬倖。唯上帝是敬。其誠專一。然天自

命之。以為法於天下。使為王也。○朱氏公遷曰。既當此時。而得天人會合之機。又有此敬。以致天人交與之妙。二者皆非一日之積。直受天命而立人極也。此見成湯

起為天子之故。

○受小球。大球為下國綴。旒何賀天之

休。不競不綈。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適。

子由反

集傳 賦也。小球大球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贄之

商頌

玉也。鄭氏曰：小球，鎮圭，尺有二寸。大球，大圭，三尺也。皆

天子之所執也。孔氏穎達曰：考工記玉人云：大圭長三

寸。天子守之所服所守。惟此二圭。○曹氏粹中曰：玉藻

云：笏，天子以球玉，美玉也。周禮典瑞曰：王摯大圭，執鎮

圭，注：鎮圭，以四鎮之山為瑑飾，所以鎮下國諸侯也。綴

安四方。大圭，杼上終葵首，明無所屈也。

猶結也。孔氏穎達曰：內則云：衣裳綻裂，紉

也。孔氏穎達曰：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

旒七旒。爾雅說旌旗云：練旒九，是旌旗垂者，名為旒

也。言為天子而為諸侯所係屬。

梁氏益曰：公羊傳注綴係屬也。如旗之

也。鄭氏康成曰：結定其心，如旌旗之

也。嚴氏粲曰：詩故云：旗

所垂為旒，眾旒所著為繆。○梁氏益曰：繆者，旗之正幅

也。著者，綴也。○朱氏公遷曰：此言綴旒，猶卷阿所謂四

道聚也。

集說

孔氏穎達曰：言受小玉大玉者，此小玉大玉是天

子之器，非為天子不得執用。湯既為天所命，則得

用之，是受之於天，故言受也。○輔氏廣曰：言湯能為天

子受小國大國所執之玉，則為諸侯所附屬，如旂旒之

與繆然。此皆上帝休美之命使然也。然湯之負何天休

政，不強不弱，不剛不柔，優游寬裕，此固百祿之所聚也。

○朱氏善曰：為下國綴旒者，譬之於旗，旗之旒必附於

商頌

繆。天下之諸侯必附於有德也。既為諸侯之所附。則有以何天之休矣。

○受小共

音恭叶居勇反

大共為下國駿

音峻

莫邦反叶

何

天之龍

叶丑勇反

敷奏其勇不震不動

叶德

不難

奴版反

不竦

小勇反

百祿是總

子孔反

集傳

賦也。小共大共駿厖之義未詳。或曰小國大國所

共之貢也

嚴氏粲曰萬邦惟正之供。○郝氏敬曰共供通

鄭氏曰共執也。猶小

球大球也。蘇氏曰共珙通合珙之玉也。傳曰駿大也。厖

厚也

嚴氏粲曰受小國大國之共貢。惟薄取之。所以大厚天下也。

董氏曰齊詩作駿

駟

梁氏益曰隋書以為齊詩魏代已亡。今舉其說蓋雜見於傳注者耳。

謂馬也

輔氏廣曰當從董說

謂馬也。如此則與上章綴旒相類。皆是譬喻。○胡氏一

桂曰駿駟是喻其有力量能負重致遠之意。下國皆於

我乎負

龍寵也

鄭氏康成曰龍當作寵。榮名之謂。○孔氏穎達曰何天之龍與上何天之休其

文相值。休為美譽。則此宜為榮名也。○李氏樛曰與為龍為光之龍同。

敷奏其勇猶言大

進其武功也。難恐竦懼也

李氏樛曰不難恐不竦懼毅然以天下自任無有恐懼之

心。此百祿所以總聚而歸之也

集說

輔氏廣曰上章言政事。此章言武功。先能自治。然後能進其武功。不震動不難竦。即周頌所謂無貳

無虞之意。臨大事固不可不懼。然神武不殺者。自能不震動。不難竦。○朱氏善曰為下國駿駟者。譬之於馬馬

之任重。必以力。聖人任天下之重。亦必以武德也。既能任天下之重。則有以何天下之寵矣。敷政優優。本上章聖敬言。敷奏其勇。則又以爲下章征伐張本也。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如火烈烈。則莫我敢

曷

漢書作遏阿葛反叶阿竭反

苞有三蘂

五葛反叶五竭反

莫遂莫達

叶

悅

九有有截。韋顧既伐

叶房越反

昆吾夏桀

集傳

賦也。武王湯也。

曹氏粹中曰。湯以武定亂。故號武玉。王氏質曰。前詩先言武湯。次

曰武王。大率湯以武爲盛。卽其盛者。相承爲常。稱非謚也。師古曰。成湯興師。本於仁義。雖秉鉞以欽爲先也。呂氏祖謙曰。有虔秉鉞。敬天討也。

虔敬也。言恭行天討也。

顏

曷。遏通或

曰曷誰何也。苞本也。蘂。旁生萌蘂也。

歐陽氏修曰。大者爲本。小而附者爲

蘂。

言一本生三蘂也。本則夏桀。蘂則韋也。顧也。昆吾也。

皆桀之黨也。鄭氏曰。韋。彭姓。顧。昆吾。已

紀杞姓。孔氏穎二音。達曰。鄭

語云。祝融其後八姓。已姓。昆吾。顧溫。彭姓。豕韋。則商滅之矣。昭十八年左傳云。二月乙卯。周毛得殺毛伯。過。莒。弘曰。是昆吾稔之日也。昆吾與桀同日亡。故檀弓注曰。桀以乙卯亡。○言湯既受命。載旆

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蘂。皆不能遂其惡。

鄒氏泉曰。遂。肆其惡也。達

行其志也。而天下截然歸商矣。

段氏昌武曰。截者。定於一之謂也。

初伐韋。次

伐顧。次伐昆吾。乃伐夏桀。當時用師之序如此。

歐陽氏修曰。湯

已為天下所歸用此九有之師以伐三蘖并其本而去之也

集說

鄭氏康成曰上既美其剛柔得中勇敢不懼於是

○黃氏佐曰初伐韋次伐顧庶幾復桀知所改圖也及其終不悛也然後興南巢之師以快人神之憤苟徒以為治亂者必先其黨翦其枝葉而後除其本根則是後世以計取天下之為而非聖人恭行天討之意矣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叶獎降子卿士

反鉏里實維阿衡叶戶實左音右音商王

集傳

賦也葉世震懼業危也孔氏穎達曰湯未興之前國弱而危懼也○劉氏敞

曰有震且業者常有震恐危業之事即仲虺云肇我邦於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戰戰罔不懼於

此也承上文而言昔在則前乎此矣朱氏公遷曰此字指成湯時言

豈謂湯之前世中衰時與范氏處義曰此詩據商祖之所自出而言則湯以前

為商之中葉也允也天子指湯也何氏楷曰贊湯有聖德信乎其為真主降言天

賜之也朱氏公遷曰即賚弼之義卿士則伊尹也孔氏穎達曰君爽注云伊尹名摯湯以為阿衡至太甲改為保衡阿衡為言至於湯得伊尹

公官此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鄭氏康成曰阿倚衡平而有天下也阿衡伊尹官號也也伊尹湯所倚倚而取

平故以為官名○郝氏敬曰古字阿倚通

集說孔氏穎達曰既言成湯伐桀又上本未興之時及得臣之助○蘇氏轍曰自契至湯其間蓋有微弱

振動之憂與信矣。天子商也。降之卿士。以左右商玉而後商室以興。○輔氏廣曰。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分明是指相土之後。成湯以前。中衰之時言也。允也。天子言湯之為天子。當乎天心。降子卿士。言伊尹不徒出。乃天為湯而錫之也。左右商玉。謂輔佐成湯以成王道也。○朱氏善曰。前章言湯降不遲。是湯之生不先不後。而適當其期。乃天實立之。以為興王之君也。此章言降子卿士。是尹之生亦不先不後。而適當夏商革命之際。乃天實賜之。以為興王之佐也。使生湯而不生尹。則是有君無臣。而何以成興王之業。惟有湯以為之君。而又有尹以為之佐。此天命之所以集。而王業之所以成也。已上四章皆頌成湯功烈。至此乃以左右商王一語歸之。阿衡則湯固百世不遷之烈祖。而商之子孫。凡有大享於先王。則伊尹以佐命元臣。得與於享。無疑矣。

總論

陳氏櫟曰。此詩頌湯之興。而推本於契之始。湯武德之盛如此。本其所以聖者。不越乎敬而已。是敬

也。即契率履不越之心也。率履不越之心。即舜命之以敬敷五教之心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集傳序以此為大禘之詩。蓋祭其祖之所出。而以

其祖配也。張子曰。其祖之所自出。則帝嚳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

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后。又及其卿士伊尹。

蓋與祭於禘者也。商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

其從與享之。是禮也。豈其起於商之世歟。今案大

禘不及羣廟之主。馮氏復京曰。陸淳云。禘於始祖廟。祭所出之帝。便以祖配。不兼

羣廟。朱子蓋同陸說。此宜為禘祭之詩。然經無明文。不可考也。

也。

附錄

序長發。大禘也。○孔氏安國曰。禘祫之禮。為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羣廟之主。皆合食於

太廟。○孔氏穎達曰。王肅以大禘為殷祭。謂禘祭

宗廟。非祭天也。○程子曰。禘其祖之所自出之帝。

以所出之帝。為東嚮之尊。其餘合食於其前。是為

禘也。○劉氏敞曰。禘於太祖。則功臣與祭。故末章

言伊尹也。○王氏安石曰。長發。序以為大禘之詩。

雖序以為禘太祖。周無四時之禘。故也。今日大禘

則商有四時之禘。故也。四時之禘為小。則禘其祖

之所自出為大矣。○陳氏祥道曰。陸淳謂禘祭不

兼羣廟。為其疎遠。不敢褻狎。此始未嘗考之於經

也。詩頌長發。大禘而歌。玄王桓撥。相土烈烈。則不

兼羣廟之說。其足信哉。○何氏楷曰。漢儒皆以大

禘為合祭羣廟。程子胡致堂皆從其說。而趙楊泥

大傳中。以其祖配之一語。謂禘祭推始祖之所自

出。其配之者。惟始祖一人而已。朱子亦以為然。今

據大傳本文曰。禮不王不禘。王者禘其祖之所自

出。以其祖配之。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

于其君。于祫及其高祖。馮端臨謂玩其文意。亦似

其只說一祭。天子則謂之禘。及其祖之所自出。諸

侯所祭。止太祖。大夫士有功勞。見知於君。許之祫

則于祫。可及高祖。蓋共是合祭祖宗。而以君臣之

故。所及有遠近也。蓋禘之為言。諦也。一則如宋神

宗。謂審諦其祖之所自出。一則如許慎為審禘。昭

穆。張純謂諦。謚昭穆。尊卑之義。是也。斯則大禘之

禮。七廟之主。皆在。亦以明矣。○此詩末章。舉及阿

衡正配享太廟之事。因大禘之一證也。書盤庚篇
 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周禮司尊彝
 云。凡四時之間祀。追享。朝享。先儒謂禘。追其所自
 出。故為追享。禘。羣主皆朝於太廟。故為朝享。禘。祫
 皆以享名。而禘尤大於祫。故以大享名也。盤庚言
 功臣配享。正在大享之時。則序以長發為大禘。信
 非妄矣。何休亦云。禘所以異於祫者。功臣皆祭也。
 ○楊氏云。詩頌長發。大禘。但述玄王以下。而不及
 於所自出之帝。則安得謂之禘。詩。今案篇首。即以
 長發其祥一語開端。明是指帝馨而言。未嘗不及
 於所自出之帝也。豈必舉而曰。未嘗不及。今
 馨之名。而後謂之及馨耶。禮記曰。王者禘
 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夫禘之名。祭天。古
 矣。然考之此詩。曰契。曰相。土。曰湯。曰伊尹。則與郊祭之
 制未協。故王肅以為宗廟之祭也。案殷制。夏祭亦名禘。

然夏禘。時祭也。不及羣廟之主。無因而言。相土。若以為
 五年殷禘。鄭康成於禘祫志推之。以為禘祭各就其廟。
 經述商所由興。歷更前世有功之祖。非是各就其廟之
 言。故朱子以此宜為祫祭之詩。然以經無明文可考。未
 定厥義。今錄諸儒之說。近
 於禘祫者。俾後有所徵焉。

撻 他達反 彼殷武奮伐荆楚采 面規反 入其阻裒 蒲侯反

荆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 象呂反

集傳 賦也。撻。疾貌。曹氏粹中曰。言其兵威神速。○徐氏
 鳳彩曰。德綏者宜緩。滅震者宜疾。積

衰之後。非可遲。疑重發者也。殷武。殷王之武也。采。冒。裒。聚。湯孫。謂高

宗。○舊說以此為祀高宗之樂。蓋自盤庚沒而殷道衰

楚人叛之。

孔氏穎達曰。周始封熊繹為楚子。於武丁之世。不知楚君何人也。○嚴氏粲曰。解頤新語

云。或謂成王始封熊繹於荆。至魯僖公元年。始有楚號

遂疑商時未有荆楚。乃欲假此以實韓詩。宋襄公時作

商頌之說。殊不思禹貢荆及衡陽為荊州。乃在南。即荆

楚也。荆岐既旅。至于荆山。乃在西。蓋雍州之荆也。詩人

以有二荆。故以荆楚別荆。高宗撻然用武。以伐其國。入

岐耳。孰謂周始有荆楚哉。朱氏公遷曰。叛則散。以亂衰。以聚之

其險阻。以致其衆。所以致其來。而平之也。○黃氏佐曰。

衰旅。謂斂人心之渙散。收荆楚之叛。盡平其地。使截然

衆。而致其來。如所謂是致是開也。

齊一。皆高宗之功也。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

此歟。朱氏公遷曰。高宗伐鬼方。朱子以為荆楚。蓋荆楚

之地。好鬼。自古而然。下至戰國之際。猶爾。驗諸屈

原九歌。可見也。

集說鄭氏康成曰。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撻然奮揚威

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險阻。謂踰方城之隘。克其軍

率。而俘虜其士衆。所伐之處。國邑皆服。其罪更自敕整。

截然齊一。○李氏樛曰。荆楚在商周之時。為夷狄之國。

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及商室中微。世為中國患。此

高宗所以討之也。○輔氏廣曰。撻彼殷武。言高宗能疾

於用武也。奮伐荆楚。知所怒也。采入其阻。不憚勞也。衰

荆之旅。不縱殺也。有截其所。使之截然齊一。各居其所

也。此其所以為高宗之功緒也。○朱氏善曰。自古中興

之君。未有不以武德勝者。蓋繼衰亂之後。內之則法度

之既弛。綱紀之既壞。外之則諸侯之既叛。四夷之既起

自非以武德勝之。則安能舉王綱於已墜。合人心於既

離。撥亂而復。反於正哉。若殷之高

宗。信乎其無愧於為湯之孫矣。

○維女音汝荆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音都氏音啼

羌莫敢不來享叶虛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良反

集傳 賦也氏羌夷狄國在西方孔氏穎達曰氏羌之種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

之西。○曹氏粹中曰漢志隴西郡有氏道縣羌即西羌婁丑畧反羌之屬也享獻也朱氏善曰謂獻

其方也世見曰王孔氏穎達曰遠夷一世而一見於玉秋物也官大行人云九州外謂之蕃國世一見

謂其父死子繼及嗣王即位乃來朝謂之世見也○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

爾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曹氏粹中曰商居河洛之間則荆楚在國南鄉昔成

湯之世雖氏羌之遠猶莫敢不來朝朱氏道行曰氏羌其種不一故曰莫

不曰此商之常禮也況汝荆楚曷敢不至哉不

集說 孔氏穎達曰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輔氏廣曰既以克之則慰安之戒救之使之循

其常禮而不敢為異也○朱氏公遷曰此舉遠者以戒近者之當然也○徐氏鳳彩曰上章以威克此章以文

○天命多辟音璧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子

禍適直革反稼穡匪解音懈叶訖力反

集傳 賦也多辟諸侯也來辟來王也適音適謫通郝氏敬曰責讓也

○言天命諸侯曹氏粹中曰說命云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多辟雖受封於天子實天所

命也。各建都邑于禹所治之地。鄭氏康成曰。禹平水土。弼成五服。而諸侯之國定。是以云。

而皆以歲事來至于商。黃氏佐曰。歲事。乃周禮春朝夏宗秋覲冬遇之屬。正

所謂述也。以所王之不譴。曰我之稼穡不敢解也。庶可以

免咎矣。項氏安世曰。言以歲事來享於君。而冀以免於禍。適為言。商道言荆楚既平。而諸侯畏服也。

朱子曰。頌中先罰後賞也。是韻如殷武之類。無兩句不是韻。到稼穡匪解。自是欠了一句。

李氏樛曰。禹貢甸服之外。每百里為差。今立都于禹所治之功。以歲時來朝覲於王。以見諸侯無不服也。凡諸侯之所以朝於天子者。勿使禍責之。惟當以勤民稼穡而無有解。卷則可以免禍責矣。古者天子之

集說

於諸侯訓以農事。視其農事或修或否。以為賞罰。誠以農事乃諸侯之急務也。上章言夷狄率服。則是天下無事。其所先者農事耳。故於此繼而言之也。○季氏本曰。稼穡民事之所急者。稼穡匪解。則能安民。而諸侯之職修矣。所以免禍適在此而已。曰勿予禍適。據諸侯免禍之心而言。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

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集傳

賦也。監視嚴威也。僭賞之差也。濫刑之過也。孔氏曰。左傳曰。賞僭懼及。遑。暇封大也。○言天命降監。不在淫人刑濫。懼及善人。

乎他。皆在民之視聽。則下民亦有嚴矣。朱氏公遷曰。天之視聽在民。則

聰明明畏皆自我
惟賞不僭刑不濫而不敢怠違則天

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

集說

輔氏廣曰言天雖高而實下其監視甚可畏也民雖卑而天實以為視聽不可忽也惟高宗上畏天

下敬民而見於刑賞者未嘗有僭濫之失存於中心者不敢有怠違之意故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朱氏公遷曰畏天在於畏民公賞罰勤政事畏民以盡畏天之實如此則得天而得民矣○此章乃高宗所以中興之故凡荆楚之來庭諸侯之畏服功業之顯著福祚之久長皆不僭濫怠違以致之耳苟不務此而唯威力之是尚則民若即天顯見其可畏而已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

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叶桑經反

集傳

賦也商邑王都也翼翼整敕貌極表也

嚴氏梁曰言政教取

正於此也○沈氏萬鈞曰極中之表也

赫赫顯盛也濯濯光明也

朱氏公遷曰整

救明盛皆以中興氣象言

言高宗中興之盛如此壽考且寧云者蓋

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我後生謂後嗣子孫也

集說

范氏處義曰此章美高宗能正都邑為天下之本福及子孫也高宗能治都邑使風俗翼翼然禮遜

恭敬故四方皆取中焉謂天下視都邑為風俗也其聲聞則赫赫而盛其威靈則濯濯而大故身享壽考康寧之福使後嗣得以保其基業○朱氏公遷曰殷道中衰國勢頽靡四方慢易而弗庭者久矣及高宗振厲而都

邑尊嚴復為民極而聲威大著無遠弗加而又歷年多
施澤於民久人心天命鞏固俾子孫世世治安此中興
之功所以不可及也○何氏楷曰身壽考則經營必周
世治安則靈長未艾此高宗之中興所以為烈而子孫
崇報之所以不容已歟

○陟彼景山叶所旃反松柏丸丸叶胡員反是斷音短是遷方

斲陟角反是虔松栢音角有挺丑連反旅楹有閑叶胡田反寢

成孔安叶於連反

集傳賦也景山名商所都也朱子曰春秋傳云商湯有景亳之命而此言陟彼景

山蓋商所都之山名衛詩九丸直也錢氏文子曰遷徙亦言景山乃商舊都也

徐氏常吉日斷是斷之於景山方正也謝氏枋得曰以繩墨取方正

虔亦截也季氏本曰如挺長貌孔氏穎達曰栢以長為善故挺為長貌旅

衆也孔氏穎達曰言為栢與衆楹故訓旅為衆閑閑然而大也薛氏漢曰閑犬也寢

廟中之寢也何氏楷曰闕宮篇詠新廟亦但舉路寢則此可例推矣安所以安高

宗之神也此蓋特為百世不遷之廟不在三昭三穆之

數史記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興既成始祔

而祭之之詩也然此章與闕宮之卒章文意畧同未詳

何謂

集說

輔氏廣曰材植之美規模之宏此高宗之神之所安也言其有以當之矣其與闕宮之卒章文義略同者蓋俱為宗廟始成而祭之詩豈作闕宮者亦取法於是詩乎。○劉氏瑾曰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八世九世而後隨其昭穆親盡遞遷其主而祧於太祖之廟其有功德之君則後世宗之雖親盡而不祧別立百世不遷之廟而特耐其主焉凡有功德者皆然初不可預限其數而商則止有三宗高宗即其一也。○郝氏敬曰此與魯頌新廟異魯更新此始作也。○許氏謙曰高宗中興之功必以伐荆楚為大故作頌者惟言此以見殷之復治者在是蓋蠻夷猾夏聖人所憂四夷來王盛德所及也。○朱氏公遷曰一章稱伐楚之功二章述戒楚之詞三章言諸侯來服四章本中興之故五章極言中興之盛六章則言今日作廟以祭如此。

殷武六章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五

句 劉氏瑾曰篇內第三章為五句朱子疑其脫一句則此詩當作四章章六句一章章七句

集說

蘇氏轍曰司馬遷言宋襄公修仁行義欲為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

殷之所以興作商頌其說蓋出於韓詩近世學者因此詩有奮伐荆楚則以襄公伐楚之事當之遂以韓嬰之說為信予考商頌五篇皆盛德之事非宋之所宜有且其詩有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類非復諸侯之事無可疑者襄公伐楚而敗於泓幾以亡國此宋之大恥既非其所當頌而長發之詩謂湯武王苟誠襄公之頌周有武王豈復以命湯哉。○劉氏瑾曰闕宮為頌僖公修宗廟而作殷武為宗武丁特立廟而作故闕宮所以頌僖公服夷蠻享福壽者皆

朱然之期望。而此詩所以頌武丁服夷夏享福壽者。皆已然之實事。卒章則皆述其作廟之事。以結之。○郝氏敬曰。荆楚之國。天下有道。則首善焉。文王之二南是也。無道。則首叛焉。商周之中葉是也。繼世之王。有能中興者。則天下視此為向背焉。高宗之殷。武周宣之采芑是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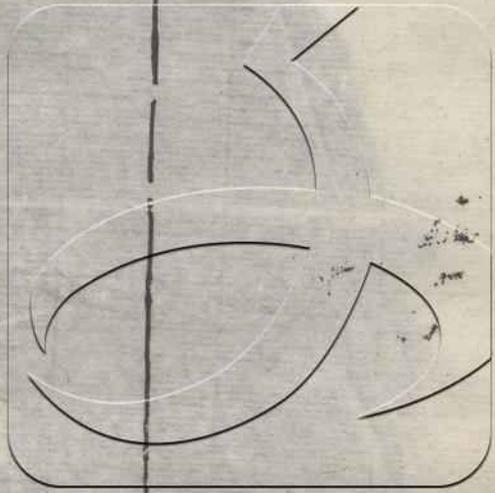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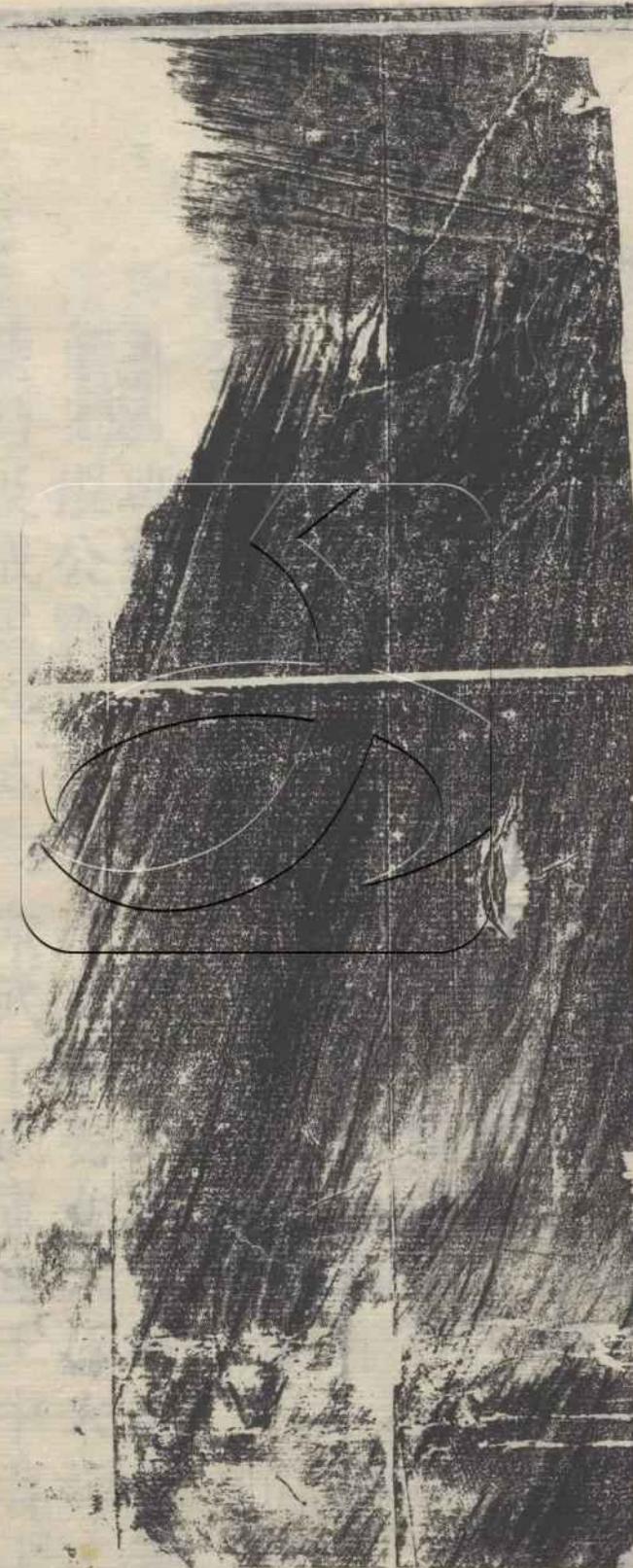
集說

班氏固曰。殷周之雅頌。主本有娥姜嫄契

德。乃及成湯文武受命。武丁成康宣王中興。下及輔佐阿衡周召大中公申伯召虎仲山甫之屬。君臣男女有功德者。靡不褒揚。功德既信美矣。褒揚之聲。盈乎天地之間。是以光名著於當世。遺譽垂於無窮也。○張子曰。商頌之詞粹。

欽定詩經傳說彙纂卷第二十一





欽定詩經傳義卷之二

